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圖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五十二 起重光大荒落盡 旃蒙作噩凡五年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十一

巳辛

貞元十七年春正月甲寅韓全義至長安竇文場為

掩其敗迹 為于偽 翻下同 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

謁 任音王 朝直遙翻 考異曰舊全義傳令中使就 第賜宴自還至辭都不謁見而去議者以隳敗法

義曰甲戌下補
遣李

制從古以還未有如貞元之甚按實錄壬戌宴全義於麟德殿又云自還及歸不見不辭于正朝蓋非不

謂也但不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為全義引咎謝無功於正朝耳

為于偽翻上曰全義為招討使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

必殺人然後為功邪德宗之耳目為宦官所聾瞽率類此閏月甲戌歸

夏州夏戶雅翻韋士宗既入黔州去年士宗復入黔州事見上卷黔渠今翻

又其廉翻妄殺長吏人心大擾士宗懼三月脫身亡走夏

四月辛亥以右諫議大夫裴佶為黔州觀察使佶其吉翻

五月壬戌朔日有食之朔方邠寧慶節度使楊

朝晟朔方兵分居邠故仍以朔方軍號防秋于寧州冠之其實只節度邠寧慶三州

乙酉薨初渾瑊遣兵馬使李朝宋將兵戍定平武德二年

定平在寧州南
涇州北
吳定平在今慶
陽寧州是

分寧州定安縣置定平縣仍屬寧州九域志在
州南六十里朝直遥翻案倉宰翻將即亮翻 城薨

朝家請以其衆隸神策軍詔許之楊朝晟疾亟亟泥力翻

召僚佐謂曰朝晟必不起朔方命帥多自本軍雖徇

衆情殊非國體帥所類寧州刺史劉南金練習軍旅

宜使攝行軍且知軍事比朝廷擇帥比必利必無虞

矣又以手書授監軍劉英倩英倩以聞軍士私議曰

朝廷命帥吾納之即命劉君吾事之若命帥於它軍

彼必以其麾下來吾屬被斥矣必拒之已丑上遣中

使往察軍情軍中多與南金辛卯上復遣高品薛盈

珍齋詔詣寧州唐內侍省有高品一千九六月甲午

盈珍至軍宣詔曰朝宗所將本朔方軍今將并之以壯軍勢威戎狄以李朝宗為使南金副之軍中以為何如諸將皆奉詔丙申都虞候史經言於眾曰李公命收弓刀而送甲冑二千軍士皆曰李公欲內麾下二千為腹心吾輩妻子其可保乎夜造劉南金造七到翻欲奉以為帥南金曰節度使固我所欲然非天子之命則不可軍中豈無它將乎將即亮翻眾曰弓刀皆為官所收惟軍事府尚有甲兵軍事府知軍事所居也欲因以集事南金曰諸君不願朝宗為帥宜以情告敕使若操甲兵操七翻乃拒詔也命閉門不內軍士去詣兵馬使高

固固逃匿搜得之固曰諸君能用吾言則可衆曰惟

命固曰毋殺人毋掠金帛衆曰諾乃共詣監軍請奏

之衆曰劉君既得朝旨為副帥必撓吾事撓奴巧翻詐稱

監軍命召計事至而殺之戊戌制以李朝案為邠寧

節度使是日寧州告變者至上追還制書復遣薛盈

珍往詗軍情復扶又翻下同詗壬寅至軍軍中以高

固為請盈珍即以上旨命固知軍事或傳戊戌制書

至邠州邠軍惑不知所從薛盈珍已命高固知寧州

書至邠者故留邠之姦人乘之且為變留後孟子周

悉內精甲於府廷日饗士卒內以悅衆心外以威姦

黨邠軍無變子周之謀也 李錡既執天下利權五

年李錡為諸道鹽鐵轉運使事見上卷以貢獻固主恩以饋遺結權貴

遺唯恃此驕縱無所忌憚盜取縣官財所部官屬無

罪受戮者相繼浙西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宮

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上覽之不悅命

械送錡錡聞其將至先鑿阬於道旁己亥善貞至并

鎖械內阬中生瘞之瘞於遠近聞之不寒而慄錡復

欲為自全計增廣兵眾選有材力善射者謂之挽疆

言其力能挽疆弓也胡奚雜類謂之蕃落胡奚之俘

杜甫詩挽弓當挽疆者錡收給賜十倍它卒轉運判官盧坦屢諫不悛悛

丑

緣與幕僚李約等皆去之約勉之子也李勉歷事肅

元中

已酉以高固為邠寧節度使固宿將以寬厚

得眾節度使忌之置於散地散悉同列多輕侮之及

起為帥一無所報復軍中遂安丁巳成德節度使

王武俊薨秋七月戊寅吐蕃寇鹽州辛巳以成

德節度副使王士真為節度使己丑吐蕃陷麟州

殺刺史郭鋒夷其城郭掠居人及党項部落而去鋒

曜之子也曜郭子儀之子也僧延素為虜所得虜將有徐舍

人者謂延素曰我英公五代孫也李勣封英國公武后時吾

高祖建義不成謂敬業也事見二百二卷武后光宅元年子孫流播異域

若曰城下補
今三世吳四室

與南詔合兵
五子
吳云雞棲
老公前城在
今四川茂州
之西山外

雖代居祿位典兵然思本之心不忘顧宗族大無由

自拔耳今聽汝歸遂縱之上遣使敕韋臯出兵深入

吐蕃以分其勢紆北邊患紆緩也臯遣將將兵二萬分

出九道攻吐蕃維保松州及棲雞老翁城宋白曰保州本維州

之定廉縣南接吐蕃為夷落之極塞開元二十八年

羌夷內附置奉州天寶改雲山郡八載移治天保軍

改為天保郡尋沒乾元元年復歸附乃改為保州按

王涯傳曰綿州威蕃柵西抵棲雞城蓋在茂州界

河東節度使鄭僭暴薨不及命後事軍中喧譁將

有它變中夜十餘騎執兵召掌書記令狐楚至軍門

諸將環之環音使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操筆立成

楚德棻之族也令狐德棻事太宗疑族字下有孫及曾玄等字棻撫文翻八月戊

雅志相與
雅音義
未詳此注所本
如羅與雅同音

午以河東行軍司馬嚴綬為節度使 九月韋臯奏

大破吐蕃於雅州 宋白曰雅州即秦嚴道縣地後魏立蒙山郡唐立雅州按郡國志漢

源縣有離出隼蜀守李冰所鑿離即古雅字也州以此為名舊志雅州京師西南二千七百二十三里

左神策中尉竇文場致仕以副使楊志廉代之

韋臯屢破吐蕃轉戰千里凡拔城七軍鎮五赫火堡百

五十斬首萬餘級捕虜六千降戶三千遂圍維州及

昆明城冬十月庚子加臯檢校司徒兼中書令賜爵

南康郡王南詔王異牟尋虜獲尤多上遣中使慰撫

之 戊午鹽州刺史杜彥先弃城奔慶州 為吐蕃所逼也鹽州

修築距是年纔八年

光 王 補是 尚嘉

王 補是 尚嘉

舊樂上補國字

案曰士卒改虜
然字 維上補
乃字 引上補

舊判上補

十八年春正月驃王摩羅思那遣其子悉利移入貢

驃國在南詔西南六千八百里新書驃古朱波也在永昌南二千里去京

師萬四千里驃毗召翻聞南詔內附而慕之因南詔入見見賢遍翻

仍獻其樂吐蕃遣其大相兼東鄙五道節度使論

莽執將兵十萬解維州之圍西川兵據險設伏以待

之吐蕃至出千人挑戰挑徒了翻虜悉眾追之伏發虜眾

大敗擒論莽執士卒死者大半維州昆明竟不下引

兵還還從宣翻乙亥臯遣使獻論莽執考異曰舊

月遣使獻論莽執今從實錄上赦之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

奉得進裴肅以進奉得廉車判官齊揔代掌後務據新

唐書

齊德進事見上卷十一年

共官齊德進事見上卷十一年

唐書肅卒于官刻剝以求媚又過之三月癸酉詔擢

齊揔代掌後務揔為衢州刺史給事中長安許孟容封還詔書封還詔書

不肯書讀所謂糾駁也亦謂之塗歸唐人語也曰衢州無它虞齊揔無殊績

忽此超獎深駭羣情若揔必有可錄願明書勞課然

後超資改官以解眾疑詔遂留中己亥上召孟容慰

獎之秋七月辛未嘉王府諮議高弘本正牙奏事

嘉王運代宗之子諮議參軍正五品上掌計謀議事唐東內以含元殿為正牙西內以太極殿為正牙唐

制天子居曰衙行自理逋債通欠乙亥詔公卿庶僚

自今勿令正牙奏事如有陳奏宜延英門請對議者

以為正牙奏事自武德以來未之或改所以達羣情

貞元六年

若曰使上補副使

講政事弘本無知黜之可也不當因人而廢事 淮

南節度使杜佑累表求代冬十月丁亥以刑部尚書

王鏐為淮南副節度使兼行軍司馬鏐五各翻副節度使恐當作節

度副使己酉鄜坊節度使王栖曜薨中軍將何朝宗

謀作亂夜縱火都虞候裴玢潛匿不救火朝直遥翻玢府巾翻

旦擒朝宗斬之以同州刺史劉公濟為鄜坊節度使

以玢為行軍司馬

十九年春二月丁亥名安黃軍曰奉義以寵伊慎也己

亥安南牙將王季元逐其觀察使裴泰泰奔朱鳶劉

日朱鳶漢縣名今縣吳軍平縣地晉武帝更名海明

若曰義下補寵未

伊慎也四字

國吳云朱鳶唐屬交州

日左兵馬使趙勻斬季元及其黨迎泰而復之 甲

辰杜佑入朝自淮南入朝三月壬子朔以佑檢校司空同

平章事以王鐸為淮南節度使 鴻臚卿王權請遷

獻懿二祖於德明興聖廟玄宗天寶二年尊答繇為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為興

聖皇帝立廟京師臚陵如翻 每禘祫正太祖東向之位建中二年

奉獻祖正東向之位事見二百二十七卷乙亥以司農卿李實兼京兆尹

實為政暴戾上愛信之實恃恩驕傲許人薦引不次

拜官及誣譖斥逐皆如期而效士大夫畏之側目

夏四月涇原節度使劉昌奏請徙原州治平涼從之

七年劉昌築平涼事見二百三十三卷原州本治高平唐為平高縣為吐蕃所陷 乙亥吐

蕃遣其臣論頰熱入貢 六月辛卯以右神策中尉

副使孫榮義為中尉與楊志廉皆驕縱招權楊志廉

軍中尉 考異曰實錄十七年六月以中官楊志廉

充左神策護軍中尉七月丙戌以內給事楊志廉為

左右神策護軍中尉副使九月戊寅以志廉為左神

策中尉十九年六月辛卯以榮義為右神策中尉二

十年十月戊申以志廉為特進右監軍將軍左軍中

尉其重複差互如此蓋十七年六月攝領耳七年始

為副使九月及十九年六月始正為中尉二十年十

月但進階加官耳舊傳又云先是竇文場致仕十五

年以後志廉榮義為左右軍中尉亦踵竇之事此蓋

言其大略耳未必為中尉適在十五年也 余按右

監軍將軍當作 右監門將軍 依附者眾宦官之勢益盛 壬辰遣

右龍武大將軍薛伾使于吐蕃 陳許節度使上官

浚薨其壻田侁欲脅其子使襲軍政繩齒牙將王沛

為待詔下補杭
州二字下左任杭
州人也五字

亦沈之壻也知其謀以告監軍范日用討擒之乙未

以陳許行軍司馬劉昌裔為節度使沛許州人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巳未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齊抗以疾罷為太子賓客 初翰林待詔王伾善

書山陰王叔文善碁 山陰漢古縣隋廢山陰入會稽
縣唐初復分會稽置山陰縣二

縣俱在越
州郭下 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伾杭州人也叔文

譎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乘閒常為太子言民間

疾苦 譎古宄翻治直吏翻乘
閒古莧翻為于偽翻 太子嘗與諸侍讀及叔

文等論及宮市事 太宗時晉王府有侍讀及為太子
亦置焉其後或置或不置無常負掌

講道
經學 太子曰寡人方欲極言之眾皆稱贊獨叔文無

言既退太子自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

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

當視膳問安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

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

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

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

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膳宰之

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

食嘗饌寡則世子亦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

初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

自解太子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

愛幸與王丞相依附叔文因為太子言為于偽翻某可為

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

廣史下補異
時為楊子留後
七字

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涇呂温李景儉韓晔

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而凌準程异

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處昌蹤跡詭秘莫有知

其端者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涇吳人嘗為左

司郎中温渭之子時為左拾遺卷十六年景儉瑀之

孫進士及第瑀寧王憲之子晔滉之族子韓滉休之子

諫嘗為侍御史宗元禹錫時為監察御史左補闕張

正一上書得召見考異曰順宗實錄作張正買今從德宗實錄正一與吏

部負外郎王仲舒主客負外郎劉伯芻等相親善考

異曰韓愈集有仲舒神道碑云諱弘中字某按實錄
新舊傳皆名仲舒字弘中愈又作燕喜亭記稱為王

引中然則弘中必字也碑文誤耳順宗實錄云正買與王仲舒劉伯芻裴蒞常仲孺呂洞相善數遊止今從德宗實錄叔文之黨疑正一言已陰事令執誼反譖正

一等於上云其朋黨遊宴無度九月甲寅正一等皆

坐遠貶人莫知其由為侄叔文等亂順宗初政張本伯芻廼之子也

劉廼見二百三十卷興元元年鹽夏節度判官崔文先權知鹽州

為政苛刻冬閏十月庚戌部將李庭俊作亂殺而變

食之左神策兵馬使李興幹戍鹽州殺庭俊以聞

丁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損薨十一月戊寅朔

以李興幹為鹽州刺史得專奏事李興幹出於神策軍宦官因其定亂

之功而崇獎之自是鹽州不隸夏州貞元三年置夏州節度使領綏鹽二州今鹽州

得專達於朝廷其後鹽州屬朔方節度夏州節度又增銀宥威三州隸之

十二月庚申

以太常卿高郢為中書侍郎吏部侍郎鄭珣瑜為門

下侍郎並同平章事珣瑜餘慶之從父兄弟也鄭餘慶貞

元十四年為相十六年坐于頔貶從才用翻

建中初敕京城諸使及府

縣繫囚每季終委御史巡按有冤濫者以聞冤枉屈也濫淫

刑也近歲北軍移牒而已宦官勢橫御史不敢復入北軍按囚但移文北司牒取繫

囚姓名及事因應故事而巳不問其有無冤濫監察御史崔遠遇下嚴察下

吏欲陷之引以入右神策軍軍使以下駭懼具奏其

狀上怒杖遠四十流崖州遠韋委翻京兆尹嗣道王實

務徵求以給進奉言於上曰今歲雖旱而禾苗甚美

舊奉下補上
愛信之四字

吳之陽山今連州

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麥苗以輸官

壞音怪優人成輔端為謠嘲之徒歌曰實奏輔端誅謗朝

政杖殺之朝直遙翻監察御史韓愈上疏以京畿百姓窮

困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徵未得者請俟來年蠶麥

愈坐貶陽山令陽山漢縣屬桂陽郡後漢省晉平吳分洽沅縣復置唐屬連州神龍元年

移縣治於洽水之北考異曰韓愈河南令張署墓誌曰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為幸臣所讒與同

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為縣令南方又祭署文曰貞元十九君為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峙又曰我落陽

山以尹黷猱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饑與署同貶當在此年冬

二十年春正月丙戌天德軍都防禦團練使豐州刺

史李景略卒初景略嘗宴僚佐行酒者誤以醯進醯呼

申甲

西翻也判官京兆任迪簡以景略性嚴恐行酒者得罪

強飲之任音壬強歸而嘔血軍士聞之泣下及李景

略卒軍士皆曰判官仁者欲奉以為帥帥所類翻監軍抱

置別室軍士發局取之監軍以聞詔以代景略吐

蕃贊普死其弟嗣立考異曰實錄及舊傳皆云贊普以貞元十三年四月卒長子

立一歲又卒次子嗣立韓愈順宗實錄張薦傳云二十

十年贊普死遣薦弔贈新傳云十二年贊普死其子

足之煎立二十年贊普死遣工部侍郎張薦弔祠其

弟嗣立疑實錄舊傳誤以是字為一字今從順宗錄

及新傳按夏四月丙寅名陳許軍曰忠武左金吾大將軍李昇雲將禁兵鎮咸陽疾病其子政謹謹音因與虞候上官望等謀效山東藩鎮使將士奏攝父

貞元廿年

事六月壬子昇雲卒甲寅詔追削昇雲官爵籍沒其

家昭義節度使李長榮薨上使中使以手詔授本

軍大將但軍士所附者即授時大將來希皓為衆所

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

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唐人多讀若朝廷以一束

草來希皓亦必敬事言若束草為節度使亦必敬而

後不復見於史必盧中使言面奉進止只令此軍取

大將按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兵馬使盧

從史考異曰杜牧上李司徒書其位居四潛與監

軍相結起出伍曰出儔伍之中而言若來大夫不肯受詔從

軍相結起也五曰出備言之若來大夫不肯受詔從

史請且句當此軍句古候翻監軍曰盧中丞若如此

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探吐南翻從史

捧詔再拜舞蹈希皓亟迴揮同列北面稱賀軍士畢

集更無一言秋八月己未詔以從史為節度使 九

月太子始得風疾不能言

順宗至德弘道大聖大安孝皇帝

諱誦德宗長子按此宣宗大中三年追崇謚號也考之會要葬陵謚冊與此追崇謚號一

同蓋會要所載初謚誤也

永貞元年是年八月始春正月辛未朔諸王親戚入

賀德宗太子獨以疾不能來德宗涕泣悲歎由是得

舊曰永貞元
改貞元二十一

嚴曰德宗改上

舊德宗改上

金鑾殿在
大明宮北玉清
殿前

疾日益甚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癸

巳德宗崩年六十四蒼猝召翰林學士鄭絅衛次公等至

金鑾殿細音因程大昌雍錄曰金鑾坡者龍首山之

名曰金鑾殿殿旁有坡名曰金鑾坡又曰金鑾殿者

在蓬萊山正西微南龍首山坡隴之比殿西有坡德

宗即之以造東學士院以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

所立尚未定眾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

居家嫡中外屬心屬之欲翻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廣陵

王純太子長子不然必大亂因等從而和之和胡議始定次

公河東人也太子知人情憂疑紫衣麻鞋按祕喪則

不應麻鞋發喪則不應紫衣蓋當時蒼猝偶力疾出

著此服非祕喪也以未成服故不衣縗經耳

吳云九仙門大明宮西北門

吳云宣政殿大明宮中第二殿

吳云太極殿西前第一殿

高祖順宗上

九仙門雍錄曰九仙門在內西苑之東北角右神策軍右羽林軍右龍武軍列營於九仙門之西

按閣本大明宮圖宮城西面右銀臺門又北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人心粗安

粗坐甲午宣遺詔於宣政殿考異曰德宗實錄癸巳宣遺詔今從順宗實

錄太子縗服見百官縗倉回翻丙申即皇帝位於太極殿

即位於西內前殿衛士尚疑之企足引領而望之企去智翻曰真

太子也乃喜而泣時順宗失音不能決事常居宮中

施簾帷獨宦者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

自帷中可其奏自德宗大漸王伾先入稱詔召王叔

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忠言稱詔

行下下戶嫁翻外初無知者以杜佑攝冢宰二月癸卯上

吳王紫宸門在
宣政殿後紫宸
殿前

師古在湯青以
曹為西界
義成滑鄭節度
使也鄭在西
故假道曹口

始朝百官於紫宸門

紫宸門殿門也長安志宣政殿北曰紫宸門門內有紫宸

殿即內衙之正殿

已酉加義武節度使張茂昭同平章事

辛亥以吏部郎中韋執誼為尚書左丞同平章事

王叔文欲掌國政首引執誼為相已用事於中與相

唱和和戶

壬子李師古發兵屯西境以脅滑州時

告哀使未至諸道義成牙將有自長安還得遺詔者

節度使李元素以師古鄰道欲示無外

春秋公羊傳曰王者無外

此唐人以化外待藩鎮故有此語

遣使密以遺詔示之師古欲乘國

喪侵噬鄰境乃集將士謂曰聖上萬福而元素忽傳

遺詔是反也宜擊之遂杖元素使者發兵屯曹州考

異曰舊韓愈傳云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穆宗文宗

堂詔史臣添改時愈婿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難之

而韋處厚竟別撰順宗實錄三卷景祐中詔編次崇

文總目順宗實錄有七本皆五卷題曰韓愈等撰五

本略而二本詳編次者兩存之其中多異同今以詳

略為別此李師古脅滑州事詳本有而略本無詳錄

又云使衡密以其本示之師古不受杖衡幾死衡蓋

使者之名而無姓又云遂以師至濮州伺候為變按

韓愈撰韓弘碑云且告假道於汴九域志曹州西北

屯兵于曹今從之里汴州北至滑州界一百里東北至曹州界一百三里三州之界蓋犬牙相入宣武節度使

韓弘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邪有以相待無為

空言元素告急弘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翦

棘夷道翦芟截也兵且至矣請備之弘曰兵來不除

道也不為之應師古詐窮變索索蘇各翻索散也盡

少誠在淮西其
之山東必由汴宋
淮西今涉寧海州

之情其所設詭
變索然散盡也
且聞上即位乃罷兵
元素表請自貶

朝廷兩慰解之
元素泌之族弟也
李泌歷事肅代吳
德貞元中為相

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
鞵與鞋同
師古以鹽資少

誠潛過宣武界事覺弘
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

以私相餽師古等皆憚之
辛酉詔數京兆尹道王

實殘暴陪歛之罪
數所具翻
陪蒲
貶通州長史
宋白

州漢宕渠縣地後
漢分置宣漢縣
市井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

由閒道獲免
謹許元翻
礫郎
浙
壬戌以殿中丞王伍

為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
蘇州司功王叔文為

起居舍人翰林學士
伍寢陋吳語
狀貌寢陋常操鄉
不能學華言

上所熟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呼好

到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

林而伾入至柿林院柿鉏里翻見李忠言牛昭容計事大

抵叔文依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

事先下翰林下選稼翻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

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等主采聽外事謀

議唱和和戶卧翻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曰周曰

管曰葛以伊丑周公管仲諸葛孔明互相比况儻然自得儻下報翻儻然勁忿貌

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朱氏曰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造七到

翻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國語周厲

王監謗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韋昭注曰不敢發言以目相眄而已素與往還者相次

拔擢至一日除數人除者除官也其黨或言曰某可為某

官不過一二日輒已得之於是叔文及其黨十餘家

之門晝夜車馬如市客候見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

餅肆酒壚下長安城中分為左右街畫為百有餘坊餅肆賣餅之家酒壚賣酒之處顏師古

曰賣酒之處累土為壚以居酒瓮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鍛壚故名壚耳一人得千錢

乃容之伾尤闖茸闖吐盍翻茸而隴翻闖茸獐劣也史炤曰顏師古曰闖茸猥賤也闖

下也茸細毛貌謂非豪傑也專以納賄為事作大匱貯金帛貯丁呂翻

夫婦寢其上恐人盜之甲子上御丹鳳門赦天下諸色

逋負一切蠲免蠲除也常貢之外悉罷進奉貞元之末

案此引實證
傳司馬遷傳

吳昇鳳門大明
宮南面中門

政事為人患者如宮市五坊小兒之類悉罷之

宮市事見

上卷貞元十三年五坊一曰鷓坊二曰鷓坊三曰鷓坊

坊四曰鷹坊五曰狗坊小兒者給役五坊者也唐時

給役者多呼為小兒如苑監小兒飛龍

小兒五坊小兒是也五坊屬宣徽院

先是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者皆為暴橫

先悉薦翻橫戶孟翻

以取人

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張井上使

不得汲者汲汲水也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即痛毆之

近其斬翻毆烏口翻擊也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酒食

之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毆罵或

時留蛇一囊為質索山客翻被皮義翻質音致此蛇所以致鳥雀

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飼與飲同祥吏翻勿令飢渴

為質下字本有曰字

賣者愧謝求哀乃攜挈而去上在東宮皆知其弊故

即位首禁之 乙丑罷鹽鐵使月進錢先是鹽鐵月

進羨餘羨弋而經入益少少詩至是罷之 三月辛

未以王伾為翰林學士 德宗之末十年無赦羣臣

以微過譴逐者皆不復叙用至是始得量移復扶又

良壬申追忠州別駕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杭州刺

史韓臯道州刺史陽城赴京師陸贄見上卷貞元

四年鄭餘慶貶見十六年韓臯為京兆尹十四年贄

貶撫州負外司馬未幾徙杭州刺史追猶召也贄

之秉政也貶駕部負外郎李吉甫為明州長史贄疑

黨竇參

故貶之既而徙忠州刺史贄昆弟門人咸以為憂至

而吉甫忻然以宰相禮事之贄初猶慙懼後遂為深

交吉甫栖筠之子李栖筠事代宗以直聞韋臯在成都屢上表

請以贄自代贄與陽城皆未聞追詔而卒卒子恤翻丙

戌加杜佑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使以浙西觀察使

李錡為鎮海節度使解其鹽鐵轉運使錡傳云德宗

於潤州置鎮海軍新書方鎮表元和二年升浙西觀察使為鎮海軍節度使按實錄八月辛酉詔曰頃年

江淮租賦爰及推稅委在藩服使其平均太上君臨之初務從省便令使府歸在中朝然則云德宗元和

者皆誤也錡雖失利權而得節旄故反謀亦未發 戊子

名徐州軍曰武寧以張愔為節度使 加彰義節度

使吳少誠同平章事 以王叔文為度支鹽鐵轉運

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先悉薦翻得國賦在手則可以

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驟使重權支度

鹽鐵轉運利權所在權莫重焉王叔文起於卑滌人

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雅素也會古外翻位重而務

自全易可制易以鼓翻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為副以

專之叔文雖判兩使度支一使鹽鐵轉運一使不以簿書為意日

夜與其黨屏人竊語屏必郢翻又卑正翻人莫測其所為以御

史中丞武元衡為左庶子德宗之末叔文之黨多為

御史元衡薄其為人待之莽鹵莽莫補翻鹵即古翻莽鹵言不以為意也

元衡為山陵儀仗使劉禹錫求為判官不許叔文以

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已使其黨誘以權利誘音西元衡

不從由是左遷元衡平一之孫也武平一武載德之子武后時避事隱

嵩侍御史竇羣奏屯田貞外郎劉禹錫挾邪亂政不

宜在朝唐屯田郎掌天下屯田及京文武職田諸司公廨錢以品給之朝直遙翻又嘗謁

叔文揖之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羣曰

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旁

乃江南一吏耳叔文本蘇州司功故云然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復

又安知路旁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之韋執誼以羣

素有疆直名止之考異曰舊劉禹錫傳曰羣即日罷官羣傳曰其黨議欲貶羣官韋

執誼止之又曰叔文雖異其言竟不之用按順宗實錄凡為佞文所排擯者無不載未嘗言羣罷官今從

之

上疾久不愈時扶御殿羣臣瞻望而已莫有親

奏對者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

大權惡聞之

惡烏路
翻下同

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皆

先朝任使舊人

朝直
遙翻

疾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恣乃啓

上召翰林學士鄭絀衛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鑾殿草

立太子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絀不

復請書紙爲立嫡以長字呈上

復扶又翻下
同長知丈翻

上頷之

癸巳立淳爲太子更名純

更工
衡翻

程神符五世孫也

神符

淮安神通
之弟也

賈耽以王叔文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

出屢乞骸骨丁酉諸宰相會食中書故事宰相方食

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

省通之

直省吏職也以直中書省故名

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

省直省懼入白執誼

逡巡慙赧

赧奴版翻慙而面赤也

竟起迎

叔文就其閣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筋以待

有報者云叔文索飯

索山客翻

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閣中

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

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

皆天下重望

二相謂賈耽鄭珣瑜

相次歸卧叔文執誼益無所

顧忌遠近大懼

史甚言其事

夏四月壬寅立皇弟諤為

欽王誠為珍王子經為郟王緯為均王縱為淑王紆

吳王珍今道義府
桐梓州是淑今沅

通鑑卷之三十六

永貞元年

吳云異今松潘
廳南叠二溪塔

為莒王 綢為密王 總為郇王 約為邵王 結為宋王 緹

為集王 練為冀王 綺為和王 絢為衡王 纁為會王 縮

為福王 紘為撫王 緄為岳王 紳為表王 綸為桂王 緝

為翼王 紘式居翻綢直留翻緹思良翻練音求絢許

照翻纁許云翻緄古本翻緝充善翻自經以下皆皇子也史提子字以別二弟此所封諸王或以古國名然多以當時州名 乙巳上御

宣政殿冊太子百官睹太子儀表退皆相賀至有感

泣者中外大喜而王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

杜甫題諸葛亮祠堂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

雄淚滿襟聞者哂之 哂矢忍翻笑 先是太常卿杜黃

裳為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 村黃裳自佐朔方軍入為

侍御史十年不遷先
悉薦翻惡烏路翻

及其壻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

卿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帥讀執誼驚曰

丈人甫得一官柰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

裳受恩三朝三朝謂肅代德也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

出戊申以給事中陸渚為太子侍讀仍更名質避太子名

也韋執誼自以專權恐太子不悅故以質為侍讀使

潛伺太子意且解之伺相吏翻及質發言太子怒曰陛下

令先生為寡人講經義耳為于偽翻何為預它事質惶懼

而出五月辛未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為左右

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甲戌以度支郎中韓

言及質去及字
發言上補伺間

秦為其行軍司馬王叔文自知為內外所憎疾欲奪

取宦官兵權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主其名而實以

泰專其事此與用杜佑掌利權同一計數也人情不測其所為益疑

懼辛卯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依前充度支鹽鐵

轉運副使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惡烏路翻

去羌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

公事日時猶云日日時時也約言之耳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

至矣此院謂翰林學士院也王伾即為疏請為于偽翻不從再疏乃

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叔文始懼六月已

亥貶宣歙巡官羊士諤為汀州寧化尉唐制節度觀察其屬皆有

巡官開元二十六年開山洞置其連縣天寶元士諤

年更名寧化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八十里以公事至長安遇叔文用事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

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煞之煞與殺同執誼又以

為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惡烏路翻往來二

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劍南支度副使將韋臯

之意於叔文唐六典凡天下邊軍皆有支度之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將奉也行也先悉薦

翻求都領劍南三川劍南東川西川及山南西道為三川謂叔文曰太

尉使闢致微誠於公太尉謂韋臯若與某三川當以死相

助若不與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以闢以言脅之故怒亦將斬

之執誼固執不可闢尚遊長安未去聞貶士諤遂逃

歸執誼初為叔文所引用深附之既得位欲掩其迹

且迫於公議故時時為異同輒使人謝叔文曰非敢

負約乃欲曲成兄事耳叔文詬怒不之信詬呼漏翻又古候翻

遂成仇怨癸丑韋臯上表以為陛下哀毀成疾重

勞萬機重直用翻故久而未安請權令皇太子親監庶政

監古侯皇躬痊愈復歸春宮東宮謂之春宮臣位兼將相今

之所陳乃其職分分扶問翻又上太子牋以為聖上遠法

高宗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

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賞罰任情墮紀紊綱墮讀曰

運散府庫之積以賂權門樹置心腹徧於貴位潛結

左右憂在蕭牆竊恐傾太宗盛業危殿下家邦願殿

下即日奏聞斥逐羣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臯

自恃重臣遠處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動搖遂極言其

姦處昌呂翻俄而荆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

綬度徒洛翻綬表繼至意與臯同考異曰實錄略本云尋而

又云外有臯裴均嚴綬等綬表詳本裴均皆作裴均

按裴均時為考功員外郎裴均為荆南節度使今從

詳本中外皆倚以為援而邪黨震懼均光庭之曾孫也

裴光庭王叔文既以范希朝韓泰主京西神策軍

相玄宗諸宦者尚未寤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

屬希朝宦者始寤兵柄為叔文等所奪乃大怒曰從

為曰痛甚季
改死區不發
喪五字是

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

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馳歸白之叔文

計無所出唯曰柰何柰何無幾幾居豈翻無幾言無多時也其母

病甚丙辰叔文盛具酒饌與諸學士及李忠言俱文

珍劉光琦等飲於翰林饌雞戀翻又雞皖翻叔文言曰叔文母

病以身任國事之故不得親醫藥今將求假歸侍假古

暇翻求假請告也叔文比竭心力不避危難皆為朝廷之恩

比毗至翻難乃旦翻為于偽翻一旦去歸百謗交至誰肯見察以一

言相助乎文珍隨其語輒折之折之舌翻叔文不能對但

引滿相勸酒數行而罷丁巳叔文以母喪去位異日考

實錄詳本曰叔文母將死前一日叔文以五十人擔酒饌入翰林譙李忠言劉光琦俱文珍及諸學士等中飲叔文執蓋云云又曰羊士諤毀叔文叔文將杖殺之而韋執誼懼不敢劉闢以韋臯迫脅叔文求三川叔文平生不識闢叔文今日各位何如而闢欲前執叔文手豈非凶人邪叔文時已令掃木場將集衆斬之執誼又執不可每念失此兩賊令人不快又自陳判度支已來所爲國家興利除害出若干錢以爲功能俱文珍隨語折之叔文無以對命滿酌雙卮對飲酒數行而罷方飲時有暫起至廳側者聞叔文從人相謂曰母死已臯不欲棺斂方與人飲酒不知欲何所爲歸之明日而其母死或傳母死數日乃發喪國史補曰王叔文以度支使設饌於翰林大宴諸閣袖金以贈明日又至揚言聖人適於苑中射兔上下馬如飛敢有異議者腰斬其

秋七月丙子加李師

日丁母憂今從二本實錄

古檢校侍中

王叔文既有母喪韋執誼益不用其

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

不附己者聞者恐懼自叔文歸第王伾失據日詣宦

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為相杜佑時為首相故請之且搃北軍既

不獲則請以為威遠軍使平章事據舊郭子儀傳肅宗上元元年以子

儀為諸道兵馬都統令帥英武威遠等禁軍及諸鎮之師取范陽既而為魚朝恩所沮不行則威遠軍肅

宗置也至德宗時以左右威遠營隸鴻臚賈耽以鴻臚卿兼威遠軍使至元和二年勅左右威遠營置來

已久著在國章其英武軍並合并入左右威遠營其後遂以宦官為使不復隸鴻臚宋白曰左右威遠營

本屬鴻臚寺建中元年七月隸金吾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悸其季翻

是日伾坐翰林中䟽三上不報上時知事不濟行且

卧至夜忽叫曰伾中風矣中竹仲翻明日遂輿歸不出已

丑以倉部郎中判度支案陳諫為河中少尹唐諸都各置尹

丑以倉部郎中判度支案陳諫為河中少尹各置

一人少尹二人從四品下掌貳
府州之事歲終則更次入計
伍叔文之黨至是始

去 癸巳橫海軍節度使程懷信薨以其子副使執

恭為留後考異曰舊傳曰程懷信死懷直子執恭

恭代襲父位朝廷因而授之按懷信逐懷直而奪其

位安肯以懷直之子知留後又德宗實錄俱無是事

順宗實錄略本亦無蓋舊傳誤也惟詳本永貞元年

七月癸巳橫海軍節度使程懷信卒以其子副使執

恭為橫海軍節度使路隋憲宗實錄元和元年五月

丙子以橫海留後程執恭為節度使蓋順錄留後字

誤為使 乙未制以積疹未復疹丑刃 其軍國政事

權令皇太子純句當句古候翻 時內外共疾王叔文
黨與專恣上亦惡之惡烏 俱文珍屢啓上請令太子
監國監古 上固厭倦萬機遂許之又以太常卿杜黃

史昭釋文疹止
忍切久疾也
詳諫疾疹疹
止忍切者乃疹
疹之癘疹疹

裳為門下侍郎左金吾大將軍表滋為中書侍郎並

同平章事俱文珍等以其舊臣故引用之杜黃裳代宗時已佐

朔方軍表滋建中初已位於朝故以為舊臣又以鄭珣瑜為吏部尚書高

郢為刑部尚書並罷政事太子見百官於東朝堂唐

曲大明宮含元殿夾殿有兩閣左曰翔鸞翔鸞閣下為東朝堂右曰棲鳳棲鳳閣下為西朝堂朝直遙翻

百官拜賀太子涕泣不答拜八月庚子制令太子即

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制敕稱誥辛丑太上皇徙居興

慶宮誥改元永貞立良娣王氏為太上皇后后憲宗

之母也壬寅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舊志

開州京師南一千四百六十八里渝州京師西南二千七百四十八里伾尋病死貶所明

吳三東朝堂在
大明宮含元殿
前龍尾道東

卷一百一十五補永
貞元年四字

憲宗改大

開州今慶
州府開州

憲宗
改太子二字

年賜叔文死乙巳憲宗即位於宣政殿德宗大行在

慶宮不敢於前殿即位丙午昇平公主獻女口五十公主郭妃母也

上曰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遂却之庚戌荆南獻毛

龜二上曰朕所寶惟賢嘉禾神芝皆虛美耳所以春

秋不書祥瑞自今凡有嘉瑞但準令申有司禮部掌祥瑞

勿復以聞復扶又翻及珍禽竒獸皆毋得獻 癸丑西川

節度使南康忠武王韋臯臯在蜀二十一年德宗貞元

元年韋臯代張延賞鎮蜀重加賦歛斂力贍翻豐貢獻以結主恩厚給

賜以撫士卒士卒婚嫁死喪皆供其資費以是得久

安其位而士卒樂為之用樂音洛服南詔摧吐蕃幕僚

若則下補
署字

吳之龍陽
全考德府
之龍陽物

若言是月
酉初不宜
有壬午辛
卯宜去壬
午辛卯宜

歲久官崇者則為刺史已復還幕府復扶終不使還

朝恐泄其所為故也朝直遙府庫既實時寬其民三

年一復租賦復方目蜀人服其智謀而畏其威至今

畫像以為土神家家祀之支度副使劉闢自為留後

朗州武陵龍陽江漲流萬餘家武陵漢臨沅縣地

縣唐帶朗州龍陽縣吳置壬午奉義節度使伊慎

入朝自安州辛卯夏綏節度使韓全義入朝全義

敗於澱水而還不朝觀而去事見上卷貞元十上在

藩邸聞其事而惡之惡烏全義懼乃請入朝劉闢

使諸將表求節鉞朝廷不許已未以表滋為劔南東

西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 度支奏裴延齡所置別

庫皆減正庫之物別貯之貯丁呂翻裴延齡事見上卷貞元十年請併

歸正庫從之 辛酉遣度支鹽鐵轉運副使潘孟陽

宣慰江淮行視租賦權稅利害因察官吏否臧百姓

疾苦行下孟翻否音鄙 癸亥以尚書左丞鄭餘慶同平章

事 九月戊辰禮儀使奏曾太皇太后沈氏歲月滋

深迎訪理絕迎訪事始見二百二十年 按晉庾蔚之議

尋求三年之外俟中壽而服之晉荀組云二親陷沒萬無一冀者宜使依

王法隨例行喪庾蔚之云二親為戎狄所破存亡未可知者宜盡尋求之理尋求之理絕三年之外便宜

婚宦符嗣不可絕王政不可廢故也猶宜以哀素自居不豫吉慶之事俟中壽而服之也若境內賊亂清

使諸將表求節鉞朝廷不許已表以表滋為劍南東

平肆告之後尋覓無蹤跡者便宜制服莊子曰伏請
人生上壽一百中壽八十下壽六十蔚紆勿翻

以大行皇帝啓攢宮日記檀弓曰天子之殯也菼塗
龍輜以椁加斧於椁上畢塗

屋鄭玄注曰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輜攢木題湊象椁
四注如屋以覆之盡塗之及葬而啓之攢才官翻

皇帝帥百官舉哀帥讀日率即以其日為忌從之 壬申

監修國史韋執誼奏始令史官撰日歷葉伯益曰唐
未貞初韋執

誼奏修撰私家紀錄非是望令各撰日歷
月終館中撰定從之此日歷之所從起也 已卯貶

神策行軍司馬韓泰為撫州刺史司封郎中韓晔為

池州刺史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為邵州刺史屯田員

外郎劉禹錫為連州刺史皆王伾王叔文之黨也舊
志撫州京師東南三千二

百一十二里連州京師
南三千六百六十五里 冬十月丁酉右僕射同平

南... 二千六百... 五里... 冬十月... 酉右僕射同平

章事賈耽薨 戊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表滋同

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徵劉闢為給事中 舒王誼

薨 太常議曾太皇太后謚曰睿真皇后 山人羅

令則自長安如普潤矯稱太上皇誥徵兵於秦州刺

史劉潼且說潼以廢立說式芮翻潼執送長安并其黨杖

殺之 己酉葬神武孝文皇帝于崇陵新書帝紀作神武聖文皇

帝當從之崇陵在京兆雲陽縣北十五里嵯峨山 廟號德宗 十一月己巳

祔睿真皇后德宗皇帝主于太廟禮儀 使杜黃裳

等議以為國家法周制太祖猶后穆高祖猶文王太

宗猶武王皆不遷高宗在三昭三穆之外請遷主于

秦此特秦州治
普潤在今
遂好西百三

卷四考改聖

西夾室從之 壬申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執誼

為崖州司馬執誼以嘗與王叔文異同且杜黃裳壻

故獨後貶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將至雖

尚為相常不自得奄奄無氣奄衣廉翻奄奄言氣息微也聞人行

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於貶悸其季翻戊寅以韓全義為

太子少保致仕 劉闢不受徵阻兵自守袁滋畏其

彊不敢進上怒貶滋為吉州刺史 復以右庶子武

元衡為御史中丞是年二月武元衡自御史中丞左遷右庶子王叔文等惡之也

朝議謂王叔文之黨或自負外郎出為刺史貶之太

輕朝直遙翻己卯再貶韓泰為虔州司馬韓晔為饒州司

通鑑卷三十一 二十七

馬柳宗元為永州司馬劉禹錫為朗州司馬舊志慶州京師

東南四千一十七里饒州三千二百六十三里永州京師南三千二百七十四里朗州二千一百五十九里

又貶河中少尹陳諫為台州司馬和州刺史凌準

為連州司馬岳州刺史程异為郴州司馬台州京師東南四千

一百七十七里和州二千六百八十三里岳州二千二百三十七里回鶻懷信可汗

卒遣鴻臚少卿孫杲臨弔冊其嗣為騰里野合俱錄

毗伽可汗自懷信立回鶻藥葛羅氏絕矣此後史皆書冊其嗣以表懷信子孫也十

二月甲辰加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同平章事以

奉義節度使伊慎為右僕射已酉以給事中劉闢

為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西川節度使領益彭蜀漢眉嘉資簡維茂黎雅

松扶文龍戎翼印嵩姚柘恭當悉奉疊靜上以初嗣
等州治成都然西邊諸州多淪於異域矣

位力未能討故也右諫議大夫韋丹上疏以為今釋

闕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

不為叛上善其言壬子以丹為東川節度使丹津之

五世孫也津韋孝寬之子也辛酉百官請上上皇尊號曰

應乾聖壽太上皇上尊號曰文武大聖孝德皇帝上

許上上皇尊號而自辭不受壬戌以翰林學士鄭

綱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刑部郎中杜兼為蘇

州刺史兼辭行上書稱李錡且反必奏族臣上然之

留為吏部郎中

留爲吏部郎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六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

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五十三 起柔兆閏茂盡屠維赤奮若六月凡三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上之上

諱淳改為純順宗長子通鑑書唐諸帝謚號自玄宗已下皆以葬陵謚冊為正帝本謚曰聖神章武孝皇帝大中三年平河湟始追崇謚號曰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中睿之後唯順憲宣有尊崇謚號故因而書之

成西

應乾聖壽大
上皇八字

西川中江以西至邊界
東川中江東至嘉陵江
以西三川欲兼山南
東道也
梓州潼川府也

元和元年春正月丙寅朔上帥羣臣詣興慶宮上上

皇尊號從百官之請也帥讀曰率上時掌翻 丁卯赦天下改元 辛

未以鄂岳觀察使韓臯為奉義節度使德宗貞元十

軍日奉義 癸酉以奉義留後伊宥為安州刺史兼安州留

後宥慎之子也壬午加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同平章

事 甲申上皇崩于興慶宮年四十六 劉闢既得旌節

去年以闢知西川節度見上卷 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

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東川節度使領梓劍

等州治梓州梓州漢鄠縣地劉禪置東廣漢郡梁武

陵王紀置新州隋為梓州舊志梓州至京師二千九
十里宋白曰梓州 欲以同幕盧文若為東川節度使
取梓潼江為名

吳郡莆田令與此
府莆田也

吳郡唐昌令之成都
府也字有也

推官莆田林蘊力諫闢舉兵

武德五年分南安置莆田縣時屬泉州風俗通

曰林姓林放之後孫恂曰周平王次子林開之後魯有林放林雍齊有林元闢怒械繫於

獄引出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礪刃於其

頸數所翻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之曰豎子當斬即斬

我頸豈汝砥石邪闢顧左右曰真忠烈之士也乃黜

為唐昌尉儀鳳元年分九隴導江郫置唐昌縣屬彭州九域志在州西二十八里上欲

討闢而重於用兵謂以用兵為重事不敢輕試也公卿議者亦以為

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戇竹巷翻取之如

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

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

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器所以適用器者知其可用戊

子命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步騎五千為前

軍考異曰實錄云為左軍按有左必有右而云李元弈為次軍則崇文必前軍也神策京

西行營兵馬使李元弈將步騎二千為次軍與山南

西道節度使嚴礪同討闕時宿將各位素重者甚衆

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高崇文雖不足以望

韓信而亦能動時人之驚者所居之地然也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

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帥所類翻有物

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

將賂歸而譽之譽音余即降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

將路歸而與之... 即降旄鈔未嘗有出朝廷之意

長武城在長武

縣防秋地也

長武在長武今仰州

之長武也

斜谷在郿縣

略谷在盩厔

曰會於興元今隴

中府

斜州入蜀之要

字西南過監

亭即梓州

者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則天

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

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史言杜黃裳開憲宗制平藩鎮之畧其功不在裴度

高崇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卯時受詔

辰時即行器械糗糧糗去久翻熬米麥為糗一無所闕甲午崇

文出斜谷斜昌遮翻谷音浴又如字李元弈出駱谷同趣梓州崇

文軍至興元軍士有食於逆旅折人匕筯者崇文斬

之以徇折而設翻劉闢陷梓州執李康二月嚴礪拔劍州

斬其刺史文德昭嚴礪先拔劍州故高崇文因以鼓行入蜀礪之功為不可揜矣宋白

日劍州漢廣漢之梓潼縣華陽國志云諸葛亮相蜀

鑿石架空為飛閣以通蜀漢晉以其地入梓潼郡梁

通志卷二十一 元祐元年

為安州西魏伐蜀先下安州因克成都改安州為始
州唐先天二年改為劍州舊志劍州至京師一千六
百六十
二里

奚王誨落可入朝丁酉以誨落可為饒樂

郡王遣歸

樂音洛

癸丑加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同平

章事 戊午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

端拱無為互有得失何為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

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

自逸然上下有分分扶紀綱有叙苟慎選天下賢材

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

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

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為而治者也

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治直

至於下宋本有簿
書二字

吏至於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

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史記盧生日始皇天性剛矣

上至以衡石程書日夜有程不中程者不得休息魏明帝自案行尚書事見

十二卷太和六年行下孟翻隋文帝衛士傳殮事見一百九十二年

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

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

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理治也不亦難乎

上深然其言 三月丙寅以神策行營京西節度使

范希朝為右金吾大將軍。高崇文引兵自閬州趣

梓州九域志閬州西南至梓州二百餘里趣七喻翻劉闢將邢泚引兵遁去

閬州今係寧府
在劍州東南百
二十里西南至監

通鑑二百三十三元初元年

崇文入屯梓州闕歸李康於崇文以求自雪崇文以

康敗軍失守斬之

考異曰劉崇遠金華子雜編曰高駢在淮海周寶在浙西為節度

使相與有隙駢忽遣使悔叙離絕願復和好請境會於金山寶謂其使者曰我非李康更要作家門功勳

欺誑朝廷邪注云元和中李康鎮東川傳有異志駢祖崇文鎮西川乃偽設鄰好康不防備來會於境為

崇文所斬補國史曰劉闢舉兵下東蜀連帥李康奔城奔走崇文下劔閣曰長子曰暉不當矢石欲戮之

以勵眾師次綿州斬李康疏康擅離征鎮不為拒敵注云當時議論云康任懷州刺史曰杖殺武陟尉即

崇文判官宋君平之父乘此為之復讎按金華子言固不知李康為劉闢所圍事而云崇文誘誅之補國

史又不知彼擒事而云弃城走此丙子嚴礪奏克梓皆得於傳聞不可為據今從舊傳

州丁丑制削奪劉闢官爵。初韓全義入朝以其甥

楊惠琳知夏綏留後

朝直遙翻夏戶雅翻

杜黃裳以全義出征

夏今榆林府
福台得德州

天德軍在河
套北今吳喇特
海界

史相釋文河
跌氏其先河
曲諸部貞觀
初內屬賜姓
李
辨誤步世洛
稽即稽胡自
後魏以來已
居塞內其
由屬久矣
阿跌光進兄
弟元和初以
軍功賜姓亦
非貞觀也

無功驕蹇不遜直令致仕事見上卷以右驍衛將軍

李演為夏綏節度使惠琳勒兵拒之表稱將士逼臣

為節度使河東節度使嚴綬表請討之詔河東天德

軍合擊惠琳綬遣牙將阿跌光進及弟光顏將兵赴

之阿烏葛翻光進本出河曲步落稽兄弟在河東軍

皆以勇敢聞考異曰舊李光進傳曰肅宗自靈武

初郭子儀為朔方節度用光進為都知兵馬使尋遷

渭北節度使大歷四年葬母於京城南原將相致祭

者凡四十四幄此乃李光弼弟光進事也而劉昫置

之此傳下乃云元和四年范希朝救易定表光進為
馬步都虞候
其踈謬如此
辛巳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惠琳傳首
京師東川節度使韋丹至漢中表言高崇文客軍

遠鬪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夏四月

丁酉以崇文為東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考異曰實錄於此

云為東川節度使至十月除西川時則云東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蓋此時誤也潘孟陽

所至專事遊宴從僕三百人多納賄賂從才用翻上聞之

甲辰以孟陽為大理卿罷其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孟

陽出使見上卷上年丙午策試制舉之士歐陽脩曰唐選舉

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於是校書郎元稹稹止忍翻監察御史獨孤

郁校書郎下邳白居易前進士蕭俛沈傳師出焉郁

及之子獨孤及見二百二十俛華之孫蕭華見二百

元二傳師既濟之子也沈既濟見二百二十六杜

年卷代宗永泰元年卷代宗大歷十四年

佑請解財賦之職仍舉兵部侍郎度支使鹽鐵轉運

副使李巽自代丁未加佑司徒罷其鹽鐵轉運使以

巽為度支鹽鐵轉運使自劉晏之後居財賦之職者

莫能繼之巽掌使一年掌使言掌使職也使疏吏翻征課所入類

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然則李巽勝劉

宴乎曰不如也晏猶有遺利在民巽則盡取之也戊申加隴右經略使秦州

刺史劉濼保義軍節度使鳳翔普潤縣先置隴右軍今改名保義軍濼於宗翻

又於用翻辛酉以元稹為左拾遺白居易為整屋尉集

賢校理蕭俛為右拾遺集賢校理開元八年置俛音免沈傳師為校

書郎稹上疏論諫職考異曰稹自叙及新傳先上教本書論諫職在後今從舊傳

左拾遺宋李作
右拾遺又有之
字曰獨孤郁為
左拾遺

以為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為諫官宴遊寢食未嘗不

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

之以參得失見一百九十二卷故天下大理大理猶言大治

也今之諫官大不得豫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

列朝謁而已行戶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德宗貞元

正牙奏事剛翻庶官罷巡對巡對猶今云轉對貞元十七

訪以政事謂之巡對至元和元年武元衡奏曰正衙

已有待制官兩員貞元七年又有次對難議兩置詔

今後每坐日兩人待制正衙退後於延英候對中書

門下御史臺宗依故事並不待制則是自正衙待制
以外凡德宗所置次對皆罷矣宋白曰貞元七年令
常參官日二人引見謂之巡對二十一年御史中丞
李鄴奏準貞元七年勅常參官並命依次對者伏以
朝夕奉命已有待制官兩員足備顧問今更置次對

御史臺宗宗字
元本任官

恐煩聖聽勅宜傳諫官能舉職者獨誥命有不便則上封事

耳君臣之際諷諭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回至

尊之盛意况於既行之誥令已命之除授而欲以咫

尺之書收絲綸之詔誠亦難矣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

如願陛下時於延英召對使盡所懷豈可寘於其位

而屏棄踈賤之哉屏必郢翻又卑正翻頃之復上疏復扶又翻以為

理亂之始必有萌象開直言廣視聽理之萌也甘諂

諛蔽近習亂之象也自古人君即位之初必有敢言

之士人君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小人亦貪

得其利不為回邪矣元稹此二語蓋自道心事也樂音洛如是則上

其道下字
有競為忠
謹四字

下之志通幽遠之情達欲無理得乎

理治也與亂對言

苟拒

而罪之則君子卷懷括囊以保其身

孔子曰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易坤之六四曰括囊無咎無譽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蓋言謹也括結也方言云閉

也小人阿意迎合以竊其位矣如是則十步之事皆

可欺也欲無亂得乎昔太宗初即政孫伏伽以小事

諫太宗喜厚賞之

見一百九十五年卷貞觀十二年

故當是時言事者

惟患不深切未嘗以觸忌諱為憂也太宗豈好逆意

而惡從欲哉

好呼到翻惡烏路翻

誠以順適之快小而危亡之

禍大故也陛下踐阼今以周歲

以當作已

未聞有受伏伽

之賞者臣等備位諫列曠日彌年不得召見每就列

位屏氣鞠躬不敢仰視又安暇議得失獻可否哉供

奉官尚爾况踈遠之臣乎兩省官自遺補以上皆供奉官也屏甲邱翻此

蓋羣下因循之罪也因條奏請次對百官復正牙奏

事禁非時貢獻等十事稹又以貞元中王伾王叔文

以伎術得幸東宮求貞之際幾亂天下伎渠綺翻上幾居希翻

書勸上早擇修正之士使輔導諸子以為太宗自為

藩王與文學清修之士十八人居事見一百八十九卷高祖武德四年

後代太子諸王雖有僚屬日益踈賤至於師傅之官

非眊曠廢疾不任事者眊莫報翻目昏也曠五怪翻耳聾也任音壬則休

戎罷帥不知書者為之帥所類翻其友諭贊議之徒尤為

冗散之甚

按唐制王府有諮議參軍有友有文學元稹所謂友諭贊議者蓋謂友以諭教諮議

則讚議也冗散之官今謂之閑慢差遣冗而隴翻散蘇早翻

摺紳皆取由之就使

時得僻老儒生越月踰時僅獲一見又何暇傳之德

義納之法度哉夫以匹士愛其子猶知求明哲之師

而教之况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

乘繩證翻

上頗嘉納

其言時召見之

壬戌邵王約薨

約上弟也

五月丙子

以橫海留後程執恭為節度使

庚辰尚書左丞同

平章事鄭餘慶罷為太子賓客

辛卯尊太上皇后

為皇太后

劉闢城鹿頭關連入柵屯兵萬餘人以

拒高崇文六月丁酉崇文擊敗之

敗補闢置柵於關

吳三萬勝堆今
蘇州德陽縣

漢州在德陽西南
十五里

綿州當作綿竹石
碑谷在綿竹縣南
○吳三萬勝堆今
蘇州縣竹州

東萬勝堆戊戌崇文遣驍將范陽高霞寓攻奪之下

瞰關城瞰古
濫翻凡八戰皆捷加盧龍節度使劉濟兼

侍中己亥加平盧節度使李師古兼侍中庚子高

崇文破劉關於德陽武德三年分維縣置德陽縣屬
漢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八十五

里癸卯又破之於漢州嚴礪遣其將嚴秦破關衆萬

餘人於綿州石碑谷九域志漢州綿竹縣有石碑
鎮意州字蓋竹字之誤也

初李師古有異母弟曰師道常踈斥在外不免貧窶

妻其師古私謂所親曰吾非不友於師道也五年十

五擁節旄自恨不知稼穡之艱難况師道復減吾數

歲復扶
又翻吾欲使之知衣食之所自來且以州縣之務

付之計諸公必不察也及師古疾篤師道時知密州

事好畫及甬篋

好呼到翻畫戶卦翻甬壁吉翻篋力質翻胡人吹葭管謂之甬篋樂府雜

錄感篋葭管也卷蘆為頭截竹為管出於胡地制法用音九孔漏聲五音唐編入鹵簿各為筮管用之雅

樂以為管六竅之制則為鳳管旋宮轉器以應律者也杜佑曰甬篋一名悲篋出於胡中其聲悲東夷有

以卷桃皮為之者亦出南蠻又樂府雜錄曰感角篋本龜茲樂師古謂判官高沐李

公度曰迨吾之未亂也

迨及也疾病則亂

欲有問於子我死

子欲奉誰為帥乎二人相顧未對師古曰豈非師道

乎人情誰肯薄骨肉而厚他人顧置帥不善則非徒

敗軍政也

帥所類翻下同敗蒲邁翻

且覆吾族師道為公侯子孫

不務訓兵理人專習小人賤事以為己能果堪為帥

元武今中江縣
屬今潼川府

乎幸諸公審圖之閏月壬戌朔師古薨沐公度祕不

發喪潛逆師道于密州奉以為節度副使。秋七月

癸丑高崇文破劉闢之衆萬人於玄武劉昫曰玄武漢氏道地晉

改曰玄武五代史志玄武舊曰伍城後周置玄武郡隋開皇初廢郡改縣曰玄武唐屬梓州九域志在州

西九里甲午詔凡西川繼援之兵悉取崇文處分處昌

分扶壬寅葬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于豐陵豐陵在京北富

問翻平縣東三十里雍瓦金山廟號順宗八月壬戌以妃郭氏為貴

妃丁卯立皇子寧為鄧王寬為澧王宥為遂王察

為深王寰為洋王察為絳王審為建王此皆以當時州名為封國之名

李師道總軍務久之朝命未至師道謀於將佐或

請出兵掠四境高沐固止之請輸兩稅申官吏行鹽

法

以表謹事朝廷不襲朝廷所為也

遣使相繼奉表詣京師杜黃裳

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已已以師道為

平盧留後知鄆州事

堂後主書滑渙久在中書

堂後

主書即今之堂後官也滑戶入翻姓也

與知樞密劉光琦相結宰相議

事有與光琦異者令渙達意常得所欲杜佑鄭絪等

皆低意善視之鄭餘慶與諸相議事渙從旁指陳是

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相四方賂遺無虛日

幾居豈翻遺唯

季中書舍人李吉甫言其專恣請去之

去羌呂翻

上命宰

相闔中書四門搜掩

闔轄臘翻

盡得其姦狀九月辛

神泉今安縣屬

綿江柵在漢州
吳言縣江合縣竹

丑貶漢雷州司戶

宋白曰雷州漢合浦郡之徐聞縣地梁分置合州大同末以合肥為

人口州以此為南合州唐改雷州

尋賜死籍沒家財凡數千萬

壬寅

高崇文又敗劉闢之眾於鹿頭關

敗補邁翻

嚴秦敗劉闢

之眾於神泉

神泉漢涪城地晉置西園縣隋改為神泉縣以縣西有泉能愈疾也唐屬綿州

九域志在州西北八十五里

河東將阿跌光顏將兵會高崇文於

行營愆期一日

愆過也愆過期也

懼誅欲深入自贖軍于鹿

頭之西斷其糧道

斷音短

城中憂懼於是闢綿江柵將

李文悅

綿水在綿州維縣東三十里源出綿竹縣紫巖山

鹿頭守將仇良輔

皆以城降於崇文獲闢壻蘇彊士卒降者萬計崇文

遂長驅直指成都所向崩潰軍不留行辛亥克成都

崇文以神速勝

吳云羊灌田在今成都府灌縣

劉闢盧文若帥數十騎西奔吐蕃帥讀崇文使高霞

寓等追之及於羊灌田彭州有羊灌田守捉闢赴江不死擒之

文若先殺妻子乃繫石自沈沈持崇文入成都屯於

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驚珍貨山積秋豪不犯檻劉

闢送京師斬闢大將邢泚館驛巡官沈衍考異曰林恩補國

史曰衍與段文昌關逼令判案禮同上介亦接諸公

候謁崇文目段公曰公必為將相未敢奉薦揖起沈

衍令梟首標於驛門二人誅餘無所問軍府事無巨

賞之異未曉其意何如也韋臯封南從容指撫一境皆

細命一遵韋南康故事康郡王平從千容翻初韋臯以西山運糧使崔從知邛州事

從千容翻

平從千容翻初韋臯以西山運糧使崔從知邛州事

劉闢反從以書諫闢闢發兵攻之從嬰城固守闢敗

云云廬山在今
南康府星子也

乃得免從融之曾孫也崔融事武后以文華著韋臯參佐房式

韋乾度獨孤密符載郝士美段文昌等素服麻履街

土請罪崇文皆釋而禮之草表薦式等厚贐而遣之

以貨財送行曰贐目段文昌曰君必為將相未敢奉薦載廬

山人廬山在江州尋陽未嘗置縣恐誤式瑄之從子房瑄相文昌志

玄之玄孫也段志玄唐初開國功臣闕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

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

遽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邪崇文義不為此乃

以配將吏之無妻者史言高崇文受命專征有可稱者杜黃裳建議

征蜀及指受高崇文方畧崇文受命皆懸合事宜崇文素

少室山在今河南府登封

吳云資中今資州又云陵今資州仁壽郡又云昌州今重慶府榮昌縣

憚劉雍時京西諸鎮諸將劉雍持軍號為嚴整故崇文憚之黃裳使謂之曰若

無功當以劉雍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

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辛巳詔徵少室山人李

渤為左拾遺少室山在河南登封縣少詩沼翻渤辭疾不至然朝政

有得失渤輒附奏陳論朝直遥翻冬十月甲子易定節

度使張茂昭入朝制割資簡陵榮昌瀘六州隸東

川資州漢資中縣地隋置資陽郡唐為資州乾元二年分資瀘普合四州之境置昌州房式等

未至京師皆除省寺官史言憲宗急於收人才以安反側丙寅以高

崇文為西川節度使戊辰以嚴礪為東川節度使庚

午以將作監柳晟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晟至漢中府

兵討劉闢還未至城府兵漢中之兵也唐以漢中為

謂府兵也詔復遣戍梓州軍士怨怒脅監軍謀作亂晟聞

之疾驅入城慰勞之復扶又翻下可既而問曰汝曹

何以得成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曰闢以不受詔

命故汝曹得以立功豈可復使他人誅汝以為功邪

眾皆拜謝請詣戍所如詔書軍府由是獲安壬申

以平盧留後李師道為節度使戊子劉闢至長安

并族黨誅之武寧節度使張愔有疾上表請代十

一月戊申徵愔為工部尚書以東都留守王紹代之

王紹本名純避上名改焉復以濠泗二州隸武寧軍分濠泗二州見二百三十一

五卷德宗貞元十六年徐人喜得二州故不為亂丙辰以內

常侍吐突承瓘為左神策中尉瓘七承瓘事上於東

宮以幹敏得幸為承瓘喪師其甚是歲回鶻入貢

始以摩尼偕來於中國置寺處之回鶻之摩尼猶中國之僧也其教與

天竺又異按唐書會要十九卷回鶻可汗王令明教僧進法入唐大歷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勅賜回鶻摩

尼為之置寺賜額為大雲光明寺六年正月勅賜荆洪越等州各置大雲光明寺一所唐史補卷蕃人常與

摩尼僧議政京城為之立寺其法日晚乃食飲水茹葷而不食乳酪其大摩尼數年一度來往本國小者

年轉唐史回鶻列傳元和初再朝獻始以摩尼至日晏乃食可汗常與共國也處昌呂翻其法曰

晏乃食食葷而不食漣酪漣葷許云翻辛臭菜也回鶻

信奉之可汗或與議國事

摩尼補召王德
經元四字方備

亥丁

二年春正月辛卯上祀圓丘赦天下 上以杜佑高

年重德禮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佑以老疾請致仕

詔令佑每月入朝不過再三因至中書議大政它日

聽歸樊川杜佑治亭觀於樊川與賓客置酒為樂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杜黃裳有經濟大畧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

位乙巳以黃裳同平章事充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

已酉以戶部侍郎武元衡為門下侍郎翰林學士李

吉甫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吉甫聞之感泣謂中

書舍人裴垪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德宗貞元七年竇參

貶陸贄相疑吉甫黨於參貶明州長史至是為相凡十六年垪其翼翻一日蒙恩至此

卷之三
二百三十一卷
西原蠻也

案注空百
三子字是
長武城

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

精鑒願悉為我言之為于偽翻均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

之間選用畧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 二月癸

酉邕州奏破黃賊獲其酋長黃承慶黃賊西原洞蠻也酋慈由翻長

知兩夏四月甲子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為朔

方靈鹽節度使以右神策鹽州定遠兵隸焉定遠軍本屬靈

州靈鹽接境相距三百里定遠軍在黃河北岸蓋分

成鹽州也又按宋白續通典左神策京西北八鎮普

潤鎮崇信城定平鎮歸化城定遠城永安城

鎮懷遠城也今曰右神策豈懷遠兵歟以革舊弊任
邊將也范希朝自宿衛出帥故秋八月劉濟王士

長武城

鎮海今天江南
浙江西也

真張茂昭爭私隙迭相表請加罪戊寅以給事中房

式為幽州成德義武宣慰使和解之宋白曰乾元元年戶部尚書李

峽除都統淮南江東江西節度觀察宣慰處置使宣慰之名始此 九月乙酉密王

綢薨綢上弟也夏蜀既平夏楊惠琳藩鎮惕息言惕惕危懼苟

延氣多求入朝鎮海節度使李錡亦不自安求入朝

上許之遣中使至京口慰撫且勞其將士勞力錡雖到翻

署判官王澹為留後實無行意屢遷行期澹與敕使

數勸諭之數所角翻錡不悅上表稱疾請至歲暮入朝上

以問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初即政錡求朝得朝求止

得止可否在錡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為然下詔徵之

陽驚下案
有起字

錡詐窮遂謀反王澹既掌留務掌留務者掌於軍府留後事務

頗有制置錡益不平密諭親兵使殺之會頒冬服唐

兵之制有春衣冬衣錡嚴兵坐幄中澹與敕使入謁有軍士數

百譟於庭曰王澹何人擅主軍務曳下嚮食之大將

趙琦出慰止又嚮食之注刃於敕使之頸詬誓將殺

之詬許候翻錡陽驚救之冬十月己未詔徵錡為左

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為鎮海節度使庚申錡表

言軍變殺留後大將先是錡選腹心五人為所部五

州鎮將先悉姚志安處蘇州李深處常州趙惟忠處

湖州丘自昌處杭州高肅處睦州處昌呂翻各有兵

睦州今嚴州府

石頭下宰李有城
字

蘇州新之下有
蘇州刺史史以下
三十二字先擊
後事而事於
前不如書於
銷敗之後為
妥當移於後

宣武汴宋
武寧徐州
武昌鄂岳
淮南揚州
宣歙宣歙池

數千伺察刺史動靜伺相吏翻至是錡各使殺其刺史遣

牙將庾伯良將兵三千治石頭治直之翻常州刺史

顏防用客李雲計矯制稱招討副使斬李深傳檄蘇

杭湖睦請同進討湖州刺史辛祕潛募鄉閭子弟數

百夜襲趙惟忠營斬之蘇州刺史李素為姚志安所

敗敗滿邁翻生致於錡具桎梏釘於船舷釘丁定翻舷胡

未及京口會錡敗得免乙丑制削李錡官爵及屬籍

李錡宗室也故著於屬藉以淮南節度使王鏐統諸道兵為招討

處置使徵宣武義寧武昌兵此時無義寧軍新書作

并淮南宣歙兵俱出宣州淮南兵與宣歙兵會于宣州界乘上流之勢以臨京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元祐二年

江西道治南昌府
信州舊信府
浙東道與鎮海
分浙江水

口是時宣州之地
北盡當塗至江
江西兵出信州
浙東兵出杭州以

討之
高崇文在蜀暮年一旦謂監軍曰崇文河朔

一卒高崇文本
幽州人幸有功致位至此西川乃宰相回翔

之地崇文叨居日久豈敢自安屢上表稱蜀中安逸

無所陳力願效死邊陲考異曰舊崇文傳曰崇文
不通文字厭大府按牘諮稟

之煩且以優富之地無所陳力乞居塞上以扞邊戍
懇疏屢上舊武元衡傳曰崇文理軍有灑而不知州

縣之政上難其代者今
從補國史參以舊傳上擇可以代崇文者而難其

人丁卯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同平章事充

西川節度使考異曰孫光憲比夢瑱言曰李德裕
太尉未出學院盛有詞藻而不樂應舉

吉甫相俾親表勉之掌武曰好驢馬不入行由是以
品子叙官也吉甫相以武相元衡同列事多不叶每

退公詞色不懌掌武啓白曰此出之何難乃請修狄
梁公廟於是武相漸求出鎮其智計已聞於早成矣
今從實錄李錡以宣州富饒欲先取之遣兵馬使
及舊傳

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將兵三千襲之三人知錡必

敗與牙將裴行立同謀討之行立錡之甥也故悉知

錡之密謀三將營於城外將發召士卒諭之曰僕射

反逆官軍四集常湖二將繼死其勢已蹙今乃欲使

吾輩遠取宣城宣州宣城郡吾輩何為隨之族滅豈若去

逆效順轉禍為福乎眾悅許諾即夜還趨城趨七喻

趨趨山同行立舉火鼓譟應之於內引兵趨牙門錡聞子

良等舉兵怒聞行立應之撫膺曰吾何望矣跣走匿

舊枕藉下移
前蘇州刺史
以下三十二字於此

樓下親將李鈞引挽彊三百趨山亭欲戰行立伏兵

邀斬之錡舉家皆哭左右執錡裹之以幕縋於城下

繼馳械送京師挽彊蕃落爭自殺尸相枕藉錡養挽

事見上卷德宗貞元十七年枕職任翻藉慈夜翻癸酉本軍以聞本軍為浙西軍乙

亥羣臣賀於紫宸殿紫宸殿在宣政殿北上愀然曰愀七翻朕之

不德致宇內數有干紀者數所朕之愧也何賀之為

宰相議誅錡大功以上親大功謂從父兄弟姊兵部

郎中蔣乂曰錡大功親皆淮安靖王之後也淮安王神通謚

靖曰淮安有佐命之功陪陵享廟神通起兵以應義師

高祖豈可以末孫為惡而累之乎累力又欲誅其兄

廟廷

唐大明宮南面西頭第一門

弟又曰錡兄弟故都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

二百二十二卷 肅宗寶應元年 豈可使之不祀乎宰相以為然辛巳

錡從父弟宋州刺史銛等皆貶官流放銛思十一月

甲申朔錡至長安上御興安門唐大明宮南面五門

也面詰之對曰臣初不反張子良等教臣耳上曰鄉

為元帥子良等謀反何不斬之然後入朝錡無以對

乃并其子師回等斬之考異曰誅錡後數日上遣

其尸并男以庶人禮葬焉國史補曰錡之擒也得侍

婢一人隨之錡夜則裂襟自書箚權之功言為張子

良所賣教侍婢曰結之於帶吾若從容奏對必當為
宰相楊益節度不得從容當受極刑矣我死汝必入
內上必問汝當以此進之及錡伏法京城大霧三日
不解或聞鬼哭憲宗又得帛書頗疑其冤內出黃衣

左傳苑何志
亦引之

二襲賜錡及子救京兆收葬按有司請毀錡祖考冢

李錡驕逆何寃之有今從實錄廟中丞盧坦上言李錡父子受誅罪已塞矣塞悉則翻昔

漢誅霍禹不罪霍光誅霍禹見二十五卷先朝誅房

遺愛不及房玄齡誅房遺愛見一百九十年康誥曰父

子兄弟罪不相及左傳晉胥臣引康誥之辭况以錡

為不善而罪及五代祖乎乃不毀有司籍錡家財輸

京師翰林學士裴垪李絳上言以為李錡僭侈割剥

六州之人以富其家或枉殺其身而取其財六州閩睦常蘇

湖杭也陛下閔百姓無告故討而誅之今輦金帛以輸

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

全羅下筆
有上黨二字

年租賦上嘉歎久之即從其言 昭義節度使盧從

史內與王士真劉濟潛通而外獻策請圖山東時魏博恒

冀在太行山之東擅引兵東出上召令還從史託言就食邢

洛不時奉詔久之乃還考異曰蔣階李司空論事

頗多意不自安務欲生事所以曲陳利害頻獻計謀

冀許用兵以求姑息今請親領士馬欲往邢洛假以

就糧實為動衆去就之際情狀可知舊從史傳曰前

年丁父憂朝旨未議起復屬王士真卒從史竊獻誅

承宗計以希上意用是起授委其成功及詔下討賊

兵出逗留不進陰與承宗通謀令軍士潛懷賊號按
二年九月戊戌李吉甫罷相出鎮揚州四年二月丁
卯鄭綱罷相三月乙酉王士真卒承宗始襲位四月
壬辰從史起復若以從史山東就糧即請討承宗之
時則於時吉甫細皆已罷相何得有譖綱之事又敗
從史制辭云况近年上請就食山東及遣旋師不時
恭命致動其衆觀生其心賴劉濟抗忠正之辭使邪

吳云浴堂在大明宮內長安歷前

豎絕遲迴之計加以偏毀鄰境密疏事情反覆百端

高下在手若是討承宗時朝廷不違其請何嘗使之

旋師蓋李鄭未罷之前從史嘗毀鄰道乞加征討因

擅引兵出山東朝廷命旋師託以就食邢洛不時奉

詔但不知事在何年月日所欲攻討者何人劉濟有

何辭而從史肯旋今因李絳論李錡家財事并言之

新史云從史與承宗連和有詔歸潞誤也它日上召李絳對於浴堂唐禁

浴堂殿德宗以來常居之沈括曰浴堂殿在翰林院

北翰林院別設北扉以便於應召按舊書裴延齡傳

德宗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堂院殿一祗以年多之故

似有損蠹欲換之未能以此知德宗常居浴堂殿也

程大昌曰沈氏謂學士院北扉為在浴堂之南便於

應召此誤也學士院在紫宸蓬萊殿之西浴堂殿自

在紫宸之東不在學士院南也唐學士多對浴堂殿

李絳之極論中官柳公權之濡紙繼燭皆其地也然

自六典以及呂圖皆無此一殿石林葉氏曰學士院

北扉者浴堂之南便於應召此恐未審也學士院之

北為翰林院翰林院之北為少陽院設或浴堂在此

亦為寢殿三殿之所間隔不容有北門可以與之相

也

也

屬也館本唐圖則有浴堂殿而殿之位置乃在綾綺
院南也綾綺者長安志曰在蓬萊殿東也而夫學士
院者自在蓬萊正西也東西既已相絕中間多有別
殿無由有門可以相為南北也長安志嘗記浴堂門
浴堂殿浴堂院矣且曰文宗嘗於此殿召對鄭注而
於浴堂殿對學士焉又別有浴堂院亦同一處可以
知其必在大明矣而不著其正在何地故予意館圖
所記在綾綺殿南者是也而元稹承旨聽記又有可
證者其說曰乘輿奉郊廟則承旨得乘旣馬自浴殿
由內朝以從若外賓進見於麟德則止直禁中以俟
夫內朝也者紫宸殿也唐之郊廟皆在都城之南人
主有事郊廟若非自丹鳳門出必由承天門出决不
向後迂出西銀臺門也則浴堂之可趨內朝也內朝
之必趨丹鳳門也其理固已可必矣又謂殿在蓬萊
殿東即與紫宸殿相屬又可信矣然則館圖位置其
與元稹所記殆相發揮大可信也至于外賓客見于
麟德則麟德並學士院東則不待班從而可居院以
待也合二語以想事宜則浴堂也必在紫宸殿東而
不在其語之曰事有極異者朕比不欲言之語牛倨
翻比毗

至翻朕與鄭綱議敕從史歸上黨續徵入朝綱乃泄之

於從史使稱上黨乏糧就食山東為人臣負朕乃爾

將何以處之躡對曰審如此滅族有餘矣然綱從

史必不自言陛下誰從得之上曰吉甫密奏絳曰臣

竊聞措紳之論稱綱為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

專朝政朝直疾寵忌前願陛下更熟察之勿使人謂

陛下信讒也上良久曰誠然綱必不至此非卿言朕

幾誤處分幾居希上又嘗從容問絳曰從千

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人

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以

以徹其辭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以

壅蔽陛下之聰明者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

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

達什無二三度徒洛翻比必利翻及也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

至况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

其言而止羣臣請上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丙申

許之蓋屋尉集賢校理白居易作樂府及詩百餘

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見而悅之召入翰林為學

士十二月丙辰上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

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况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卿當

十論無但一二而已丙寅以高崇文同平章事充

違下目錄有宜

五十二
元和年

案此注與卷二百三十一引唐金匱要不同

吳晉宿合格州府

通鑑二百三十七

十一

邠寧節度京西諸軍都統新志曰天寶末置天下兵馬元帥都統朔方河東河

北平盧節度使都統之名始於此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憚上英

威為子季友求尚主偽于上以皇女普寧公主妻之

普寧郡公主容州普寧郡妻七細翻翰林學士李絳諫曰頔虜族頔于

裔孫謹之先于栗磳本姓勿怛于氏從拓拔氏起於代北故絳云然季友庶孽不足以

辱帝女宜更擇高門美才更工上曰此非卿所知已

卯公主適季友恩禮甚盛頔出望外大喜頔之上使

人諷之入朝謝恩頔遂奉詔考異曰實錄不見頔入朝月日今因尚王終

言是歲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上時總計天

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

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

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

申戶口外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

皆被邊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皆藩鎮世襲故並不申戶口納賦稅夏戶雅翻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

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

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宋白日國

數天寶州郡三百一十五元和見管總二百九十五比較天寶應供稅州郡計少九十七天寶戶總八百

三十八萬五千二百三十三元和見在戶總二百四十四萬二千五百五十四比較天寶數稅戶通計少百九

十四萬四千六百九十九天寶租稅庸調每年計錢粟絹布絲絲約五千二百三十餘萬端匹屯貫石元

和兩稅權酒斛斛鹽利茶利總三千五百一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八貫石比較天寶所入賦稅計少一

千七百一十四萬八千七百七十貫石歛書涉翻 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

三萬餘人仰牛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

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水旱所傷則量減賦稅非時調發則

出於常賦之外調徒鈞翻

子戊 三年春正月癸巳羣臣上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赦

天下自今長吏詣闕無得進奉知樞密劉光琦代宗末秦

中置內樞密使以宦者為之初不置司苟但有呈三

楹貯文書而已其職掌惟受表奏於內中進呈若人

主有所處分則宣付中書門下施行後僖昭時楊復

恭西門季玄欲奪宰相權乃於堂狀後帖黃指揮公
事 奏分遣諸使齎赦詣諸道意欲分其饋遺使疏吏
遺唯翻下同翰林學士裴均李絳奏敕使所至煩擾不若但

臨涇今鎮原縣
在固原州東

附急遞急遞古之傳遞上從之光琦稱舊例上曰例

是則從之苟為非是柰何不改。臨涇鎮將郝玘音玘

此又且以臨涇地險要水草美吐蕃將入寇必屯其

地言於涇原節度使段祐考異曰舊傳作段佐奏

而城之自是涇原獲安安史亂後原州没于吐蕃

二月戊寅咸安大長公主薨于回鶻宗貞元四年咸

安公主下嫁回鶻見二百三十三卷長知亮翻三月回鶻騰里可汗卒 癸

巳郇王總薨總上弟也辛亥御史中丞盧坦奏彈前山

南西道節度使柳晟前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赦進

奉彈唐干翻彈其違是年正月癸巳之赦也考異

曰舊晟傳曰罷鎮入朝以違詔進奉為御史元慎

翰林學士裴相李絳奏敕使所至煩擾不若但

所劾詔宥之今從實錄舊濟美傳自福建觀察使徙浙西罷浙西也方在道見詔而貢獻無所還故帝為言之今據實錄云離越州後方見赦文則是浙東新舊傳誤也上召坦褒慰之曰朕

已釋其罪不可失信坦曰赦令宣布海內陛下之大

信也晟等不畏陛下法柰何存小信弃大信乎上乃

命歸所進於有司 夏四月上策試賢良方正直言

極諫舉人伊闕尉牛僧孺陸渾尉皇甫湜陸渾縣春秋陸渾戎

所居也東魏置伊川郡領南陸渾縣隋開皇初廢改縣曰伏流大業初改曰陸渾唐屬洛州前進

士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李宗閔擢進士調華州參軍故

曰前進士吏部侍郎楊於陵於音吏部員外郎韋貫之為

考策官貫之署為上第上亦嘉之詔中書優與處分

吏部侍郎

乙丑二字

李士曰南亞其言有

考策官貫之署為上第上亦嘉之詔中書優與慶分

處昌呂翻分扶問翻李吉甫惡其言直惡烏路翻泣訴於上且言翰

林學士裴垪王涯覆策審考為覆湜涯之甥也涯不先言

垪無所異同上不得已罷垪涯學士垪為戶部侍郎

涯為都官員外郎貫之為果州刺史後數日貫之再

貶巴州刺史涯貶虢州司馬舊志果州至京師二千五百二十八里巴州二

千三百六十里虢州四百二十里乙亥以楊於陵為嶺南節度使亦

坐考策無異同也僧孺等久之不調調徒鈞翻各從辟於

藩府僧孺弘之七世孫牛相胤宗閔元懿之玄孫鄭王元懿

高祖貫之福嗣之六世孫韋福嗣見一百八十二卷

之子本名涓避湜睦州新安人也新安漢欽縣地江左置新安郡隋廢郡為縣大

系表五世福子七世孫貫之福子福嗣也

吳云新安今徽州府歙縣

業初改為雉山唐文明元年復為新安開元二十年改為還瀉永貞元年避上名改為清溪此云新安史

依舊縣名 丁丑罷五月朔宣政殿朝賀唐制元正冬至於正牙受朝賀

至貞元七年勅海年五月日御宣政殿與文武百寮相見京官九品以上外官因朝奏在京者並宜就列

本以五月一日陰生臣子道長君父道衰非善月也因創是日相見之儀 以荆南節度

使裴均為右僕射均素附宦官得貴顯為僕射自矜

大嘗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

曰昔姚南仲為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

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裴均惡之也 五月翰

林學士左拾遺白居易上疏以為牛僧孺等直言時

事恩獎登科而更遭斥逐並出為關外官牛僧孺等從辟於藩

府故以為關外官楊於陵等以考策敢收直言裴均等以覆

策不退直言皆坐譴謫盧坦以數舉職事黜庶子所數

角翻此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卜時之否

臧者也否音鄙一旦無罪悉踈弃之上下杜口衆心洶

洶陛下亦知之乎且陛下既下詔徵之直言索之極

諫索山僧孺等所對如此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

罪而斥之乎昔德宗初即位亦徵直言極諫之士策

問天旱穆質對云兩漢故事三公當免卜式著議弘

羊可亨德宗深嘉之自畿尉擢為左補闕京兆府除

餘為畿縣唐制凡置都其郭今僧孺等所言未過於

下縣為赤縣餘縣亦為畿縣

宋通鑑此文用左
氏傳補敘例故
附詳穆質世系

吳云歸順州疑即
廣西鎮安府歸順
州
刺史下補
未幾復叛四字

穆質而遽斥之臣恐非嗣祖宗之道也質寧之子也

穆寧與顏真卿
同討安祿山
丙午冊回鶻新可汗為愛登里囉

汨密施合毗伽保義可汗
西原蠻酋長黃少卿請

降六月癸亥以為歸順州刺史
黃少卿反見二百三十四卷德宗貞元十

年沙陀勁勇冠諸胡吐蕃置之甘州
沙陀降吐蕃見二百三十

年三卷貞元六年冠古玩翻每戰以為前鋒回鶻攻吐蕃取涼州吐

蕃疑沙陀貳於回鶻欲遷之河外沙陀懼酋長朱邪

盡忠與其子執宜謀復自歸於唐
復扶翻遂帥部落三

萬循烏德韃山而東
帥讀曰率下同烏德韃山在回鶻牙帳之西甘州東北史炤曰

唐歷二云即鬱督軍山虜
語兩音也韃居言翻
行三日吐蕃追兵大至自洮

水轉戰至石門

水經註洮水至枹罕入河枹罕唐為河州石門水在高平縣西八十里唐

於此置石門關在原州平高縣界

凡數百合盡忠死士眾死者大半

執宜帥其餘眾猶近萬人騎三千詣靈州降

近其斬

異曰趙鳳後唐懿祖紀年錄曰懿祖諱執宜烈考諱盡忠自曾祖入觀復典兵於磧北德宗貞元五年回

紇葛祿部及白眼突厥叛回紇忠貞可汗附于吐蕃

因為鄉導驅吐蕃之眾三十萬寇我北庭烈考謂忠貞可汗曰吐蕃前年屠陷靈鹽聞唐天子欲與吐蕃

贊普和親可汗數世有功尚主恩若驕兒若贊普有寵於唐則可汗必無前日之寵矣忠貞曰若之何烈

考曰唐將楊襲古固守北庭無路歸朝今吐蕃突厥併兵攻之儻無援助陷云必矣北庭既沒次及于吾

可汗得無慮乎忠貞懼乃命其將頡干迦斯與烈考將兵援北庭貞元六年與吐蕃戰于磧口頡干迦斯

不利而退烈考牙於城下以援襲古吐蕃攻圍經年諸部繼沒十二月北庭之眾劫烈考降於吐蕃由是

舉族七千帳徙於甘州臣事贊普貞元十三年回紇

奉誠可汗收復涼州大敗吐蕃之衆或有間烈考於
贊普者云沙陀本回紇部人今聞回紇彊必爲內應
贊普將遷烈考之牙於河外時懿祖年已及冠白烈
考曰吾家世爲唐臣不幸陷虜爲它效命反見猜嫌
不如乘其不意復歸本朝烈考然之貞元十七年自
烏德鞬山率其部三萬東奔居三日吐蕃追兵大至
自洮河轉戰至石門關委曲三千里凡數百戰烈考
戰沒懿祖挾護靈輿收合餘衆至於靈州猶有馬三
千騎勝兵一萬時范希朝爲河西靈鹽節度使聞懿
祖至自帥師蕃界應接而歸以事奏聞德宗遣中使
賜詔慰勞賞錫數十萬因於鹽州置陰山府以懿祖
爲都督授特進驍衛將軍同正憲宗即位詔懿祖入
朝元和元年七月乃自振武至長安授特進金吾衛
將軍留宿衛時范希朝亦徵爲金吾上將軍二年吐
蕃誘我党項部寇犯河西天子復命希朝爲靈鹽節
度命懿祖將兵佐之賊平戊酉受降城據德宗實錄
貞元十七年無沙陀歸國事范希朝傳德宗時爲振
武節度使元和二年乃爲朔方靈鹽節度使誘致沙
陀元和元年亦無沙陀朝見紀靈鹽節度使范希朝
年錄恐誤今從實錄舊傳新書

聞之自帥眾迎於塞上置之鹽州為市牛羊廣其畜

牧善撫之為于偽翻詔置陰山府以執且為兵馬使未幾

盡忠弟葛勒阿波又帥眾七百詣希朝降幾居豈翻詔以

為陰山府都督自是靈鹽每有征討用之所向皆捷

靈鹽軍益彊為沙陀彊盛得中夏張本秋七月辛巳朔日有食

之蘇以右庶子盧坦為宣歙觀察使蘇彊之誅也蘇

劉闢之壻也元年以逆黨誅兄弘在晉州幕府自免歸人莫敢辟

坦奏弘有才行不可以其弟故廢之請辟為判官上

曰卿使蘇彊不死果有才行猶可用也行下孟翻况其兄

乎坦到官值旱饑穀價日增或請抑其價坦曰宣歙

白居易下案
有上言二字

土狹寂少所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則商船不復來

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湊

後人用此策以救荒者盧坦發之也

仰牛向翻復扶又翻

九月庚寅以于頔為司空同平章事如

故加右僕射裴均同平章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淮

南節度使王鏐入朝鏐家巨富厚進奉及賂宦官求

平章事翰林學士白居易以為宰相人臣極位非清

望大功不應授昨除裴均外議已紛然

裴均亦要結宦官者也

今又除鏐則如鏐之輩皆生冀望若盡與之則典章

大壞又不感恩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怨望倖門一

啓無可柰何且鏐在鎮五年

德宗貞元十九年鏐為淮南帥百計誅

董韓文公獨孤
郁夏誌元和
四年遷右補
闕上將有所相
不可於原君與
起居舍人李約
交章指摘事
以不行是韓謂
王錡也而在
四年憲宗本紀
元和三年王錡
檢校司徒河中
節度使五年

求貨財既足自入進奉若除宰相四方藩鎮皆謂錡

以進奉得之競為刻剥則百姓何以堪之事遂寢

異曰按舊李藩權德輿傳白居易集李絳論事集皆

有諫加王錡平章事觀其辭意各是一時居易所

論者淮南百姓日夜無憊又云錡歸鎮與在朝望並

不除宰相則是自淮南入朝未除河中時也權李同

在中書受密旨云可兼宰相則初除河中時也李司

空論事云至太原一二年間財力贍足則是除太原

以後六年十一月李絳作相前也今附居易疏於初

除太原之時又舊錡傳云在淮南四年元和二年入

朝按實錄錡以貞元十九年鎮淮南居易狀云
五年誅求又云昨日裴均除平章事故置此
壬辰加宣武節度使韓弘同平章事丙申以戶部侍郎
裴均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雖以李吉甫故罷
均學士是年四月然寵信彌厚故未幾復擢為相初

檢校司空河東
節度使並未
加平章事別
三年論列者李
汝濤權德輿白
居易四年論列
者獨孤郁李
約也沈欽韓
必謂在五年未
覈

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是裴延齡輩
得用事上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即位選擇宰相推心
委之嘗謂均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
其理謂藉房杜姚宋以成貞觀開元之治也理治也况如朕不及先聖萬倍
者乎均亦竭誠輔佐上嘗問均為理之要何先對曰
先正其心舊制民輸稅有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
曰留州建中初定兩稅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民
所出已倍其初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就實
估以重斂於民省估者都省所立價也斂力贍翻及均為相奏天下
留州送使物請一切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稅所理之

州以自給不足然後許稅於所屬之州由是江淮之

民稍蘇息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先悉薦

路均獨賞之均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

自遠詣之均資給優厚從容款狎其人乘間求京兆

判司從千容翻間古莫翻凡州均曰公不稱此官尺稱

證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宅日有盲宰相憐

公者不妨得之均則必不可戊戌以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李吉甫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考異曰

日初裴均為僕射判度支交結權倖欲求宰相先是

制試直言極諫科其中有譏刺時政忤犯權倖者因

此均黨揚言皆執政教指冀以搖動吉甫賴諫官李

約獨孤郁李正辭蕭儼密疏陳奏帝意乃解吉甫早

歲知獎羊士諤擢為監察御史又司封員外郎呂溫有詞藝吉甫亦眷接之竇羣初拜御史中丞奏請士諤為侍御史溫為郎中知雜事吉甫怒其不先關白而所請又有超資者持之數日不行因而有隙羣遂伺得日者陳克明出入吉甫家密捕以聞憲宗詰之無姦狀吉甫以裴均父在翰林憲宗親信必當大用遂密薦均代已因自圖出鎮其年九月拜淮南節度使在揚州每有朝廷得失皆密疏論列按牛僧孺等指陳時政之失吉甫泣訴故貶考覆官裴均等雖欲為讒若云執政自教舉人詆時政之失豈近人情邪吉甫自以誣搆鄭綱貶斥裴均蓋憲宗察見其情而踈薄之故出鎮淮南及子德裕秉政掩先人之惡改定實錄故

河中晉絳節度使邠宣公杜黃裳薨 冬

有此說耳

十二月庚戌置行原州於臨涇 唐原州本治平高縣廣德元年沒於吐蕃

涇原節度使馬璘表置行原州於靈臺之百里城貞元十九年徙治平涼至是徙治臨涇宋白日臨涇本

隋之湫 **以鎮將郝玼為刺史** 玼音此又且禮翻 **南詔王異**

谷縣

卒尋卒子尋問勸立

四年春正月戊子簡王遘薨遘代宗子渤海康王嵩璘

卒子元瑜立改元永德 南方旱饑庚寅命左司郎

中鄭敬德等為江淮二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賑

恤之將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

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

酒遊山而已事見元年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有不

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批匹迷翻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

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均薦藩有宰相器上以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鄭絪循默取容二月丁卯罷絪為太

子賓客擢潘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潘知無不言上

甚重之 河東節度使嚴綬在鎮九年貞元十七年嚴綬鎮河東

見上軍政補署一出監軍李輔光綬拱手而已裴均

具奏其狀請以李鄴代之三月乙酉以綬為左僕射

以鳳翔節度使李鄴為河東節度使 成德節度使

王士真薨其子副大使承宗自為留後為討王承宗張本河

北三鎮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長為之父沒則代領

軍務長知兩翻 上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李絳白

居易上言考異曰李司空論事及居易集皆有以此奏語雖小異大指不殊蓋同上奏耳以

為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言宮人驅使之

余... 文... 音... 宜... 自... 物... 音... 九... 食... 宮... 中... 歲... 費... 合...

餘其數猶廣事宜省費物貴徇情允食宮中歲費給賜則非省費矣內

多怨女則非徇情矣又請禁諸道橫斂以充進奉又言嶺南黔

中福建風俗多掠良人賣為奴婢乞嚴禁止閏月已

酉制降天下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皆

如二人之請己未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

無憂先悉薦翻事至而憂無救於事初王叔文之黨既

貶事始見上卷有詔雖遇赦無得量移量音良吏部尚

書鹽鐵轉運使李巽奏郴州司馬程昇吏才明辨請

以為楊子留後揚州楊子縣自大歷以來鹽鐵轉運使置巡院於此故置留後上許

之巽精於督察吏人居千里之外戰栗如在巽前昇

吳三楊子留後今揚州府儀徵也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元和中

句檢簿籍又精於巽卒獲其用句音鉤為程异以理財進用張本卒子恤

翻魏徵玄孫稠貧甚以故第質錢於人平盧節度

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上命白居易草詔居易

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望敕

有司以官錢贖還後嗣上從之出內庫錢二千緡贖

賜魏稠仍禁質賣程大昌曰魏徵宅在丹鳳坊直出南面求興坊內會要曰元和四年

上嘉魏徵諫諍詔訪其故居則質賣已更數姓析為九家矣上出內庫錢二百萬贖之以還其家禁其質

賣王承宗叔父士則以承宗擅自立恐禍及宗與

幕客劉栖楚俱自歸京師考異曰舊傳栖楚為吏鎮州王承宗甚哥之今從

實錄詔以士則為神策大將軍翰林學士李絳等奏

太原下字本有防
秋三字

曰陛下嗣膺大寶四年于茲而儲闈未立典冊不行
是開窺覲之端乖重慎之義非所以承宗廟重社稷
也伏望抑撝謙之小節行至公之大典丁卯制立長
子鄧王寧為太子寧紀美人之子也 辛未靈鹽節
度使范希朝奏以太原兵六百人衣糧給沙陀許之
夏四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恃有中人之助於
德音後進銀器千五百餘兩是年正月赦天下禁無得進奉翰林學
士李絳白居易等上言均欲以此嘗陛下願却之上
遽命出銀器付度支度徒洛翻既而有旨諭進奏院自今
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有訪問者輒以名聞白居易

易復以為言

考異曰：居易集奏狀曰：伏見六七日

進奏院自今已後，應有進奉，並不用申報御史臺。如

有人勘問，便錄各奏來者，內外相傳，不無驚怪。臣伏

料此事多，是虛傳。且有此聞，不敢不奏云云。又曰：若

此果虛，即望宣示中外，令知聖旨，使息虛聲。按：禁止

進奉，前後制敕非一，不止於昨閏三月德音也。去年

三月，柳晟閻濟美違敕進奉，已為盧坦所彈。憲宗云：濟美離越州，乃逢赦，令釋其罪。今裴均所進假使在

德音前，亦赦後矣。又云：赦書未到前，已在道捨其過

是則憲宗深感於左右之言，外示不受獻，內實欲其

來獻也。然則居易所聞，不為虛矣。若其虛，必辯明也。

實錄及李司空論事，皆以此為上。不聽。上欲革河

憲宗之美，今故直之復扶，又翻。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

則興師討之。裴均曰：李納跋扈不恭。李納之罪，以興

貸。王武俊有功於國，謂與李抱真破朱滔也。陛下前許師道，許

李師道承襲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

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等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

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自武俊以來父子

相承四十餘年自建中三年王武俊始人情貫習不

以為非貫讀曰慣慣况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

未必奉詔又范陽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傳與成德

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雖茂昭

有請亦恐非誠張茂昭宿與王武俊今國家除人代

承宗彼鄰道勸成進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則

自以為功若詔令有所不行彼因潛相交結在於國

非滅下字本有所以然者四字

計之下宋本有上疑
未決四字

體豈可遽休須興師四面攻討彼將帥則加官爵士

卒則給衣糧按兵玩寇坐觀勝負而勞費之病盡歸

國家矣自大歷貞元以來今江淮水公私困竭軍旅

之事殆未可輕議也左軍中尉吐突承瓘瓘七欲希

上意奪裝垵權自請將兵討之宗正少卿李拭奏稱

承宗不可不討承瓘親近信臣且委以禁兵使統諸

軍誰敢不服上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姦臣也知朕

欲將承瓘故上此奏卿曹記之自今勿令得進用示

學士者蓋以此時凡入翰林者即日輔佐之選也故

使知其姓各勿得擬用然帝知李拭之迎逢而卒將
承瓘何邪欲將即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朝廷
亮翻上時掌翻

久未起復從史懼因承璀說上說式請發本軍討承

宗壬辰起復從史左金吾大將軍餘如故初平涼

之盟見二百三十二卷副元帥判官路泌會盟判官鄭

叔矩皆沒於吐蕃其後吐蕃請和泌子隨三詣闕號

泣上表乞從其請路隨表請和蕃情切德宗以吐蕃

多詐不許至是吐蕃復請和復扶隨又五上表詣執政

泣請裴垍李藩亦言於上請許其和上從之五月命

祠部郎中徐復使吐蕃六月以靈鹽節度使范希

朝為河東節度使朝議以沙陀在靈武迫近吐蕃朝

遙翻近慮其反復又部落衆多恐長穀價長知乃命

於是下宋本有
朱邪二字
吳神武川在會天
同府山陰縣

悉從希朝詣河東希朝選其驍騎千二百號沙陀軍

置使以領之而處其餘衆于定襄川於是執宜始保

神武川之黃花堆神武川在漢代郡桑乾縣界後魏置神武郡後周廢郡為神武縣屬

朔州此時其地在馬邑善陽縣界處昌呂翻左軍中尉吐突承瓘領功

德使唐初置寺觀監天下僧尼道士女官皆屬鴻臚寺武后以僧尼屬祠部開元十四年以道士女

官屬宗正寺天寶二載以道士屬司封崇玄館置大

崇玄館罷大學士置左右街大功德使東都功德使

修功德使總僧尼之籍及功役元和二年以道士女

官屬左右街功德使盛脩安國寺唐會要安國寺在長樂坊景雲元年勅捨龍潛舊宅為寺

便以本封安國為名程大昌曰長樂坊在朱雀街東第四街奏立聖德碑高大一

準華嶽碑玄宗立華嶽碑於華嶽祠先構碑樓請敕

學士撰文且言臣已具錢萬緡欲酬之上命李絳
爲之絳上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
秦始皇於巡遊所過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
欲何所法且叙修寺之美不過壯麗觀遊豈所
以光益聖德上覽奏承瓘適在旁上命曳倒碑
樓曳讀作拽音以列翻
史炤音以制切非承瓘言碑樓甚大不可曳
請徐毀撤冀得延引乘閒再論閒古
莧翻上厲聲
曰多用牛曳之承瓘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之
乃倒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七

浙江圖書館

五
三
三
一

九
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桂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二百戶食實封玖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四

起屠維赤奮若七月盡玄
默執徐九月凡三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上之下

元和四年秋七月壬戌御史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

楊憑前為江西觀察使貪污僭侈丁卯貶憑臨賀尉

臨賀漢縣屬蒼梧郡以
臨賀水故名唐帶賀州夷簡元懿之玄孫也鄭王元
懿高祖

之上命盡籍馮資產財物田園人資李絳諫曰舊制

非反逆不籍其家上乃止憑之親友無敢送者櫟陽

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櫟音藥太常卿權德輿素與晦

善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累良瑞翻

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

別借如明公它日為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

輿嗟嘆稱之於朝朝直遙翻後數日李夷簡奏為監察御

史晦謝曰晦平生未嘗得望公顏色公何從而取之

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上密問諸學士

曰今欲用王承宗為成德留後割德棣二州更為一

割字下第季有其字

真以維其勢井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可

鎮以離其勢并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

如李師道事見上卷元年李絳等對曰德棣之隸成德為日已

久貞元初王武俊破朱滔取德棣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其將士憂

疑怨望得以為辭况其鄰道情狀一同各慮他日分

割或潛相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旅眾也

拒者挾眾而拒上命也處昌呂翻三息暫翻又如字所是二稅官吏願因弔祭

使至彼自以其意諭承宗令上表陳乞如師道例勿

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

聽體亦無損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

故物故注已見漢紀史炤曰顏師古曰物故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曰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

物故始見史記張丞相及勿雙傳漢書同之

釋名漢以來謂
死為物故言其
諸物皆就故也

用之物皆已故也

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

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

失如何對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

蜀謂劉關吳謂李錡

易於反掌

易以鼓翻下同

故諂諛躁競之人

躁輕也競爭也

爭獻策

畫勸開河北不為國家深謀遠慮

為于偽翻

陛下亦以前

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

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

家臂指之臣

臂指用賈誼語意言其順使也

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

下皆莫之與關錡徒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

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

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膠固如膠之附著堅

固也蔓連如蔓草之曼衍連屬也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

煦吁句翻嫗衣遇翻鄭玄曰氣曰煦體曰嫗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論之不

從威之不服將為朝廷羞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

聞代易必合為一心蓋各為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

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

戎北狄乘間窺窬西戎謂吐蕃北狄謂回鶻間古覓翻下同其為憂患可

勝道哉勝音升濟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

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

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處昌時吳少誠病甚

絳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復扶又翻淮西事體與

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鄰無黨援相助

朝廷命帥帥所類翻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

捨恒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冀連兵

事未如意蔡州有聲勢可興師南北之役俱興財力

之用不足儻事不得已須赦承宗絳等之言後無不驗則恩德

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以收鎮冀

之心此時未改恒州為鎮州史以後來所改州名書之耳坐待機宜必獲申蔡

之利既而承宗久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八月壬

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詣真定宣慰恒州古真定承宗

受詔甚恭曰三軍見迫不暇俟朝旨請獻德棣二州

以明懇款 丙申安南都護張舟奏破環王三萬眾

林邑國至德後改號環王 九月甲辰朔裴武復命庚戌以承宗

為成德節度使恒冀深趙州觀察使德州刺史薛昌

朝為保信軍節度德棣二州觀察使空論事初武衙

命使鎮州令諭王承宗割德棣兩州歸朝廷武飛表

上言一如朝廷意旨遂除昌朝德棣節度及旌節至

德州而昌朝已追到鎮州朝命遂不行比及武還事

宜與先上表參差按實錄甲辰武至自鎮州庚戌除

昌朝非武未還據所上表除昌朝嵩之子薛嵩亦安

之也論事集誤今從實錄 宗初王氏之壻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飛報先知之

通鑑二百三十一 元和元年九月日

數百騎馳入德州執昌朝至真定囚之中使送昌朝

節過魏州季安陽為宴勞留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

不及矣勞力到翻比必利翻及也上以裴武為欺罔又有譖之者

曰武使還使疏吏翻還音旋先宿裴埴家明日乃入見上怒

甚以語李絳見賢遍翻語牛倨翻欲貶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

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蓋貞元初李懷光據河中時也豈容今日遽

為姦回蓋賊多變詐人未易盡其情承宗始懼朝廷

誅討故請獻二州既蒙恩貸而鄰道皆不欲成德開

分割之端計必有間說誘而脅之使不得守其初心

者李絳可謂洞見田季安王承宗之情間古覓翻說式芮翻誘音酉非武之罪也今

計必有下宋
本有陰行
三字

陛下選武使入逆亂之地使還一語不相應遽竄之

遐荒臣恐自今奉使賊庭者以武為戒苟求便身率

為依阿兩可之言史昭曰依阿謂不特立其說常附順人言兩可謂無所可否莫

肯盡誠具陳利害如此非國家之利也且埒武久處

朝廷處昌諳練事體諳烏豈有使還未見天子而先

宿宰相家乎臣敢為陛下必保其不然偽為于此殆有

讒人欲傷武及埒者願陛下察之上良久曰理或有

此遂不問丙辰振武奏吐蕃五萬餘騎至拂梯泉

史昭曰拂薄勿切梯天黎切本又作辛未豐州奏吐

蕃萬餘騎至大石谷掠回鶻入貢還國者左神策

呂云拂梯泉在今歸化城
北
又言大石谷在今河套北

史記釋文天子千里地以遠近言之則言畿也釋疑唐以洛陽為東都河南府汝州為都畿以長安為西京之北鳳翔同華商州等府州為京畿然此時許孟容為京兆尹止言京兆不及他州京兆府以長安萬年兩京餘為京兆

軍吏李昇負長安富人錢八千緡滿三歲不償負吐

假負也京兆尹許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日期滿不

足當死一軍大驚中尉訴於上上遣中使宣旨付本

軍孟容不之遣中使再至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

臣為陛下尹京畿京兆以長安萬年為京縣餘屬縣為畿縣非抑制豪彊

何以肅清輦下錢未畢償豈不可得上嘉其剛直而

許之京城震栗。上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

還鎮使之遣承宗不奉詔冬十月癸未制削奪承宗

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瓘為左右神策河中河

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歙書涉翻

開元二十一年置諸道採訪使兼以觀察使

開元二十年置諸道採訪使專以觀省風俗黜陟幽明其後伐叛討有罪則置招討處置使處昌呂

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為國家征伐當責成將

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

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

使則承瓘乃制將也制將言諸軍進退皆受又充諸

軍招討處置使則承瓘乃都統也都統謂都統諸軍

之臣恐四方聞之必窺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居

易之言自春秋書多魚漏師左傳夙沙衛毀齊師來

況吐突承瓘以寺人專征乎崇觀間金人有所侮而

動正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

如此陛下始乎臣又恐劉濟茂昭及希朝從史乃至諸道

李夷簡下
本有諫議大
夫孟簡六字

將校皆恥受承璀指麾心既不齊功何由立此是資
承宗之計而挫諸將之勢也陛下念承璀勤勞貴之
可也憐其忠赤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
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寧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
制從人之欲而自損聖明何不思於一時之間而取
笑於萬代之後乎時諫官御史論承璀職名太重者
相屬屬之上皆不聽戊子上御延英殿度支使李元
素鹽鐵使李鄴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給
事中呂元膺穆質右補闕獨孤郁等極言其不可

異曰舊承璀傳曰諫官御史上疏相屬皆言自古無
中貴人為兵馬統帥者補闕獨孤郁段平仲尤激切

考

注引漢書
賈誼傳注

呂元膺傳元膺與給事中穆質孟簡兵部侍郎許孟容等八人抗論不可若据承璫傳則是九人又平仲

時為諫議大夫非補上不得已明日削承璫四道兵闕恐誤今從實錄

馬使改處置為宣慰而已李絳嘗極言宦官驕橫

子孟翻 侵害政事讒毀忠貞上曰此屬安敢為讒就使為

之朕亦不聽絳曰此屬大抵不知仁義不分枉直惟

利是嗜得賂則譽跖躋為廉良怫意則毀龔黃為貪

暴李奇曰跖秦大盜也楚之大盜為莊躋師古曰莊周云跖柳下惠之弟蓋寓言也龔黃龔遂黃霸也

譽音余躋居畧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夕

左右浸潤以入之陛下必有時而信之矣自古宦官

敗國者敗蒲邁翻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已亥

吐突承璀將神策兵發長安命恒州四面藩鎮各進

兵招討 初吳少誠寵其大將吳少陽各以從弟從

用署為軍職出入少誠家如至親累遷申州刺史少

誠病不知人家僮鮮于能覓詐以少誠命召少陽攝

副使知軍州事少誠有子元慶少陽殺之十一月已

巳少誠薨少陽自為留後 是歲雲南王尋閣勸卒

子勸龍晟立 田季安聞吐突承璀將兵討王承宗

聚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自德宗討田悅不克王師不復跨河

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計為之奈何其將

有超伍而言者超伍出位而言也蓋曰願借騎五千

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呼火故翻

格音閣幽州牙將絳人譚忠為劉濟使魏為于偽翻知使疏吏翻

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

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耆老也宿

舊也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關中之地古秦地也故謂關中之兵為秦

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夸服於

臣下也夸服謂欲自銜於筭畧以服臣下之心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

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於天下乎既恥且

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

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

而可案本
作則可

後魏先悉薦翻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

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

壓境號曰伐趙而可陰遺趙人書曰犒苦到翻遺唯

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

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

陰解俾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為符信

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長安在魏西為

不悖於趙有角尖之耗角尖言所於魏獲不世之利

執事豈能無意於魏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

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

史知釋文
悉其兵甲
以鎮壓
種境
魏博之疆
非以鎮壓
以壓趙境
魏博之兵
曰壓
以臨敵境

吳云堂陽
今北堂州新
河

趙陰計得其堂陽

堂陽漢縣唐屬冀州

屬鉅鹿郡在州西南

忠歸幽州謀

欲激劉濟討王承宗會濟合

諸將言曰天子知我怨

趙今命我伐之

今當作必

趙亦必

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

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

趙趙亦不備燕濟怒曰

爾何不直言濟與承宗反乎

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

之境果不為備後一日詔果來令濟專護北疆勿使

朕復掛胡憂而得專心於承宗

復扶又翻

濟乃解獄召忠

曰信如子斷矣

解獄謂釋其也斷丁亂翻

湘何以知之忠曰盧從

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

為于偽翻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旦

示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

潞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盧從史鎮潞州燕厚怨趙趙

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

使君伐趙趙亦不備燕也濟白今則柰何忠曰燕趙

為怨天下無不知自朱滔以來今天子伐趙君坐全

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以燕賣恩於趙

敗忠於上言燕本忠於上而盧從兩皆售也賣物去

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

聲徒嘈嘈於天下耳貯丁呂翻卒子惟君熟思之濟

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

系之選會
手聖光
耳海
聽注
引理

譚忠頗有戰國說

譚忠頗有戰國說士之風而心為唐

宣康

五年春正月劉濟自將兵七萬人擊王承宗時諸軍

皆未進濟獨前奮擊拔饒陽東鹿河東河中振武義

武四軍為恒州北面招討會于定州會望夜軍吏以

有外軍請罷張燈張茂昭曰三鎮官軍也三鎮謂河中河東振

武何謂外軍命張燈不禁行人不閉里門三夜如平

日亦無敢喧嘩者唐制兩京及諸州縣街巷率置羅卒曉暝傳呼以禁夜行惟元夕張

燈弛禁前丁卯河東將王榮拔王承宗洄湟鎮吐突

承璀至行營威令不振與承宗戰屢敗左袖策大將

軍酈定進戰死定進驍將也酈定進擒劉軍中奪氣

河東范希朝河王知新振武阿跌光遠義武張茂昭

若官下補積
今內侍下補
劉士元三字
敷水驛
在今同州府
之華陰縣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監察御史元稹奏攝

之唐制御史分司東都謂之東臺攝收也擅令停務朝廷以為不可罰

一季俸召還西京至敷水驛華州華陰縣西二十四里有敷水渠九域志華

陰縣有敷水鎮有內侍後至破驛門呼罵而入以馬鞭擊稹

傷面考異曰實錄云中使仇士良與元稹爭廳按積及白居易傳皆云劉士元而實錄云仇士良

恐誤今止上復引稹前過貶江陵士曹復扶又翻前過謂擅令河

南尹傳務上知曲在中翰林學士李絳崔羣言稹無官故引前過以貶稹

罪白居易上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問而稹先貶

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橫孟人無敢言者又稹為

御史多所舉奏不避權勢切齒者衆恐自今無人肯

新方今新
樂縣北屬
今正定府
樂壽今獻
源

為陛下當官執法疾惡繩愆為于有大姦猾陛下無

從得知上不聽 上以河朔方用兵不能討吳少陽

三月己未以少陽為淮西留後果如李絳之言諸軍討王

承宗者久無功白居易上言以為河北本不當用兵

今既出師承瓘未嘗苦戰已失大將謂酈定進戰死也與從

史兩軍入賊境遷延進退不惟意在逗留亦是力難

支敵希朝茂昭至新市鎮竟不能過新市漢縣名屬中山郡唐初新

市縣屬觀州武德五年廢州 劉濟引全軍攻圍樂壽

并廢新市為鎮屬九門縣 久不能下按劉濟時軍瀛州而攻樂壽樂壽在瀛州南六十里師道季安元

不可保察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譚忠

考說文貨
中訓以財自
贖也次貨貨
也貨亦假作
貨貨雅釋
言貨貨也
倉頡為貨
財也

之為田季安計者白
居易已窺見之矣
陛下觀此事勢成功有何所望

以臣愚見須速罷兵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為痛惜

者一可為深憂者二何則若保有成即不論用度多

少既的知不可即不合虛費貲糧貲財也或資悟而後

行事亦非晚今遲校一日則有一日之費更延旬月

所費滋多終須罷兵何如早罷以府庫錢帛百姓脂

膏資助河北諸侯轉令疆大此臣為陛下痛惜者一

也為于偽臣又恐河北諸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言制

以吳少陽為必引事例輕重同詞請聖承宗若章表

繼來即義無不許請而後捨體執奇可知轉令承宗膠

生路下字
本有或有
奔逃字

固同類如此則與奪皆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實恐

威權盡歸河北此為陛下痛惜者二也今天時已熱

兵氣相蒸至於飢渴疲勞疾疫暴露驅以就戰人何

以堪縱不惜身亦難忍苦况神策烏雜城市之人例

皆不慣如此忽思生路連兵不解不死於戰亦死於

路之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軍若散諸軍必搖事忽至

此悔將何及此為陛下深憂者一也臣聞回鶻吐蕃

皆有細作細作古之謀者中國之事小大盡知今聚天下之

兵唯討承宗一賊自冬及夏都未立功則兵力之彊

弱資費之多少豈宜使西戎北虜一一知之忽見利

以敗案
作以販

生心乘虛入寇以今日之勢力可能救其首尾哉兵

連禍生何事不有萬一及此實關安危此其為陛下

深憂者二也其字衍考異曰白氏集云五月十日

畧均則是未就縛也此月戊戌從史已盧從史首

建伐王承宗之謀事見上卷及朝廷興師從史逗留

不進陰與承宗通謀令軍士潛懷承宗號凡行軍各

別識又高芻粟之價以敗度支時吐突承璀總行營兵

屬也度支芻粟不能遠致以給行營就昭義諷朝廷

求平章事誣奏諸道與賊通不可進兵上甚患之會

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均引與語為言為臣

從史遺牙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均引與語為言為臣

之義

為言于
偽翻

微動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

可取之狀均令翊元還本軍經營復來京師

復扶
又翻

遂

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等款要

款誠
也

均言於上曰

從史狡猾驕很必將為亂今聞其與承瓘對營視承

瓘如嬰兒往來都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

可以歲月平也上初愕然熟思良久乃許之從史性

貪承瓘盛陳奇玩視其所欲稍以遺之

遺唯
季翻

從史喜

益相昵狎

昵
質翻

甲申承瓘與行營兵馬使李聽謀召

從史入營博伏壯士於幕下突出擒詣帳後縛之內

車中馳詣京師

考異曰承瓘傳曰承瓘出師經年
無功乃遣密人告王承宗令上疏待

吳前木刀溝亦在正定府新樂

罪許以罷兵為解仍奏昭義節度使盧從史素與賊通許為承宗求節鉞乃誘潞州牙將烏重胤謀執從史送京師今左右驚亂從史之左右也承瓘斬十餘人諭以

詔旨從史營中士聞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操七刀翻趨譁

言趨走而喧譁也烏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

敢違者斬士卒皆斂兵還部伍會夜車疾驅未明已

出境重胤承洽之子新書作承玘之子韓愈烏氏先廟碑亦作承玘一本云玘或作

洽聽晟之子也丁亥范希朝張茂昭大破承宗之

眾於木刀溝新唐書地理志定州新樂縣東南二十里有木刀溝有民木刀居溝旁因名之

上嘉烏重胤之功欲即授以昭義節度使李絳以

為不可請授重胤河陽以河陽節度使孟元陽鎮昭

邢州今順德府北
至趙州臨城縣
界九十里
今唐平府東南
至大名府治首
三千里
一鎮為大行以
康之要害

義會吐突承璀奏已牒重胤句當昭義留後句古候

浪絳上言昭義五州據山東要害五州澤潞邢洛磁

於敵魏博恒幽諸鎮蟠結魏博一鎮恒一鎮幽朝廷

惟恃此以制之邢磁洛入其腹內邢州臨趙境磁洛

相誠國之寶地安危所繫也入鄴為從史所據使朝廷

盱食今幸而得之承璀復以與重胤復扶臣聞之驚

歎實所痛心昨國家誘執從史雖為長策已失大體

不能明底從史之罪而行天討乃誘執之是為失體今承璀又以文牒差人為

重鎮留後為之求旌節偽無君之心孰甚於此陛

下昨日得昭義人神同慶威令再立今日忽以授本

通監三百二十八
軍牙將物情頓沮紀綱大紊校計利害校數也考也
計筭也度也

更不若從史為之何則從史雖蓄姦謀已是朝廷牧

伯重胤出於列校校戶教翻以承瓘一牒代之竊恐河南

北諸侯聞之無不憤怒恥與為伍且謂承瓘誘重胤

逐從史而代其位彼人人麾下各有將校能無自危

乎儻劉濟茂昭季安執恭韓弘師道繼有章表陳其

情狀張茂昭田季安
程執恭李師道并指承瓘專命之罪不知陛下

何以處之處昌呂翻若皆不報則眾怒益甚若為之改除

為于偽翻則朝廷之威重去矣上復使樞密使梁守謙密

謀於絳曰復扶又翻今重胤已總軍務事不得已須應與

諱於絳曰又今重胤已總軍務事不得已須應與

節對曰從史為帥不由朝廷事見三百三十六卷德宗貞元二十年帥所類

同翻下故啓其邪心終成逆節今以重胤典兵即授之

節威福之柄不在朝廷何以異於從史乎重胤之得

河陽已為望外之福豈敢更為旅拒况重胤所以能

執從史本以杖順成功一旦自逆詔命安知同列不

襲其跡而動乎重胤軍中等夷甚多必不願重胤獨

為主帥移之它鎮乃愜衆心叶愜苦翻何憂其致亂乎上

悅皆如其請壬辰以重胤為河陽節度使元陽為昭

義節度使戊戌貶盧從史驩州司馬五月乙巳昭

義軍三千餘人夜潰奔魏州潰奔者盧從史之黨也劉濟奏拔

驩州在交趾南國

元和五年

安平 庚申吐蕃遣其臣論思邪熱入見見賢且歸

路泌鄭叔矩之柩平涼劫盟泌叔矩没于吐蕃柩巨救翻鄭注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

甲子突寇靈州 六月甲申白居易復上奏以為

臣比請罷兵易以鼓翻下同復扶又翻下同今之事

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待是時上每有軍國

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

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為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

詢訪理道理道治道也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

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對來三殿麟德殿也殿有三面故曰三殿二殿之西即翰

林學士院對來者言明日當召對可前白居易嘗因

吳云三殿在大明宮西仙居殿後之麟德殿也

論五... 此生下... 昔上... 五... 生... 而... 罷... 北... 各... 召... 承... 旨... 李... 各... 唐... 置... 翰... 林...

大明宮西仙

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承旨李絳唐置翰林學士之始

無承旨永貞元年上始命鄭絪為承旨大誥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

專受專對翰林學士凡十廳南廳五間北廳謂白居易五間中隔花廳道承旨居北廳東第一間

易小臣不遜白當須令出院欲出居易不絳曰陛下

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少思猶今

人言欠入思慮也少詩紹翻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

各思箝口箝其廉翻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

易如初諫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論辭情切至既

而又請罷河北用兵凡數千百言皆人之所難言者

上多聽納唯諫承瓘事切上頗不悅謂李絳曰白居易

樂託文符箝也首言解蔽疆箱而利口注箝箝人心也漢書

後漢書傳閉

箝天下之口

下特力拔擢耳。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由是多見聽納。今從李司空論事。

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蓬萊池在蓬萊殿之北，一曰太液池。池中

有蓬萊山，自蓬萊池西出，玄武門入重元門。謂左右即苑中重元門。苑之南門南對宮城，玄武門。

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秋七月庚子，王承宗遣使

自陳為盧從史所離間。間，古覓翻。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

自新。李師道等數上表請雪承宗。數，所角翻。考異：累有章表請赦承宗。按劉濟素與成德有怨，攻之最

力。白居易請罷兵，狀云：劉濟近日情似近忠，今忽罷兵，慮傷其意。又豈緣劉濟一人惆悵而不顧朝廷亦

天下遠圖，然則濟豈肯請赦承宗？今不取。朝廷亦

以師久無功，丁未制洗雪承宗，以為成德軍節度使。

復以德棣二州與之。復，扶翻。悉罷諸道行營將士，共賜

布帛二十八萬端匹唐制布帛六丈為端四丈為匹加劉濟中書令

劉濟之討王承宗也以長子緄為副大使長知兩

本掌幽州留務濟軍瀛州次子總為瀛州刺史濟署

行營都知兵馬使使屯饒陽濟有疾總與判官張玘

玘墟孔目官成國寶謀詐使人從長安來曰朝廷以

相公逗留無功已除副大使為節度使矣明日又使

人來告曰副大使旌節已至太原又使人走而呼曰

呼火旌節已過代州舉軍驚駭濟憤怒不知所為殺

大將素與緄厚者數十人追緄詣行營以張玘兄臯

代知留務濟自朝至日晁不食渴索飲索山總因寘

毒而進之乙卯濟薨緄行至涿州涿州南至莫州一百六十里莫州南至高麗

州八十里總矯以父命杖殺之遂領軍務嶺南監軍

許遂振以飛語毀節度使楊於陵於上上命召於陵

還除冗官楊於音烏召於同冗官散官也冗而隴翻裴均曰於陵性廉直

陛下以遂振故黜藩臣不可丁巳以於陵為吏部侍

郎遂振尋自抵罪八月乙亥上與宰相語及神仙

問果有之乎憲宗信方士之心已露於此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

帝學仙之效具載前史事各見本紀太宗服天竺僧長年

藥致疾事見二百一卷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

鼎盛方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

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九月己亥吐突承璀

自行營還自討王承宗還也辛亥復為左衛上將軍

充左軍中尉裴垪曰承璀首唱用兵事見上卷疲弊

天下卒無成功卒子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吐突承璀

事帝於東宮 故言舊恩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給事中段

平仲呂元膺言承璀可斬李絳奏稱陛下不責承璀

它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復扶又翻 處昌呂翻若或誅之

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或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

寇乎願陛下割不忍之恩行不易之典有功必賞 敗軍必誅 此古

今不易之典使將帥有所懲勸間二日間如上罷承璀中

尉降為軍器使

唐中世以後置內諸司使以宦官為之軍器庫使其一也宋白曰軍器本

屬軍器監中世

置軍器使貞元四

年廢武庫其器械隸於軍器使

中外相賀

得風疾上甚惜之中使候問旁午於道

一縱一橫為旁午

丙寅以太常卿權德輿為禮部尚書同平章事 義

武節度使張茂昭請除代人欲舉族入朝河北諸鎮

互遣人說止之

說翰

茂昭不從凡四上表上乃許之

以左庶子任迪簡為義武行軍司馬茂昭悉以易定

二州簿書管鑰授迪簡遣其妻子先行曰吾欲子孫

染於汚俗茂昭既去冬十月戊寅虞候楊伯玉作亂

囚迪簡辛巳義武將士共殺伯玉兵馬使張佐元又

為字補校
大尉兼中書令
公

作亂囚迪簡迪簡乞歸朝既而將士復殺佐元奉迪

簡主軍務復扶又翻時易定府庫罄竭閭閻亦空周禮五家為比

五比為閭閻里中門也迪簡無以犒士乃設糲飯與士卒共食

之糲盧達翻身居戟門下經月藩鎮府門列戟將士

感之共請迪簡還寢然後得安其位上命以綾絹十

萬匹賜易定將士壬辰以迪簡為義武節度使憲宗用任

迪簡而得易定穆宗用張弘靖甲午以張茂昭為河

中慈隰晉絳節度使從行將校皆拜官右金吾大

將軍伊慎以錢三萬緡賂右軍中尉第五從直求河

中節度使從直恐事泄奏之十一月庚子貶慎為右

者曰屬下補
說字
史昭釋文籃
竹之以為輿
非誤以籃輿以
竹為之非竹名
籃輿謂之擔
子東南謂之
之轎子耳

衛將軍坐死者三人初慎自安州入朝入朝見上卷

留其子宥主留事朝廷因以為安州刺史未能去也

去羌會宥母卒於長安宥利於兵權不時發喪鄂岳

觀察使郝士美遣僚屬以事過其境宥出迎因告以

凶問凶問母卒先備籃輿即日遣之籃輿即今甲

辰會王纁薨纁上弟也庚戌以前河中節度使王

鐔為河東節度使上左右受鐔厚賂多稱譽之譽音

上命鐔兼平章事李藩固執以為不可權德輿曰宰

相非序進之官唐興以來方鎮非大忠大勲則跋扈

者朝廷或不得已而加之今鐔既無忠勲朝廷又非

不得已何為遽以此名假之上乃止

考異曰舊李藩傳曰鐔以錢

數千萬賂權侍求兼宰相藩與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鐔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遂以筆塗兼宰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以筆塗詔邪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別作奏事果寢會要崔鉉曰此乃不諳故事者之妄傳史官之謬記耳既稱奉密旨宜擬狀中陳論固不假以筆塗詔矣凡欲降白麻若商量於中書門下皆前一日進文書然後付翰林草麻又稱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尤為踈闊蓋由史氏以藩有直亮之名欲委曲成其美豈所謂直筆哉舊德輿傳曰初鐔來朝貴倖多譽鐔者上將加平章事李藩堅執以為不可德輿繼奏云云乃止今從之鐔有吏才工於完聚范希朝以河東全軍出屯河北謂討宗也耗散甚衆鐔到鎮之初兵不滿三萬人馬不過六百匹歲餘兵至五萬人馬有五千匹器械精利倉庫

范上補先是
二字

侍郎下第本有
同平章事四字
若曰即下補同平
章事四字

充實又進家財三十萬緡上復欲加錡平章事李絳

諫曰錡在太原雖頗著績効今因獻家財而命之若

後世何上乃止復扶又翻中書侍郎裴垪數以疾辭位

數所庚申罷為兵部尚書十二月戊寅張茂昭入

朝請遷祖考之骨于京兆張茂昭祖謚父孝忠皆葬河北壬午以

御史中丞呂元膺為鄂岳觀察使元膺嘗欲夜登城

門已鎖守者不為開鎖蘇果翻不為于偽翻左右曰中丞也對

曰夜中難辯真偽雖中丞亦不可元膺乃還還音旋又如字

明日擢為重職翰林學士司勳郎中李絳面陳吐

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橫力孟翻懇誠至也上作色曰卿言太

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

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惡鳥路翻乃

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

聞所不聞真忠臣也它日盡言皆應如是已丑以絳

為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絳嘗從容諫上聚財從千容翻上

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

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

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

淮西既平帝之所聚適為驕侈之資耳

六年春正月甲辰以彰義留後吳少陽為節度使

上問下案本
有絳字

庚申以前淮南節度使李吉甫為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二月壬申李藩罷為太子詹事 巳丑忻王造薨

造代宗之子
皇叔祖也

宦官惡李絳在翰林惡烏路翻以為戶部

侍郎判本司判本司者判戶部職事唐自中世以後
戶部侍郎或判度支故以判戶部為判

本司此二十四司之司也上問故事戶部侍郎皆進羨餘羨弋線翻卿

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歛於人以市私恩天

下猶共非之况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

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歛力贍翻以為進

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自玄宗時

錢以供天子燕私至上嘉其直益重之 乙巳上問

裴延齡而其弊極矣

宰相為政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

以寬大而興太宗觀明堂圖禁扶人背事見一百九十三卷貞觀

四年扶是故安史以來屢有悖逆之臣皆旋踵自亡

悖蒲內翻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

則寬猛之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夏四月戊辰以

兵部尚書裴垪為太子賓客李吉甫惡之也惡烏路翻

庚午以刑部侍郎鹽鐵轉運使盧坦為戶部侍郎判

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寒為代北水運使有異焉不

以獻事下度支謬知輦翻使巡官徃驗未返上遲之

使品官劉泰昕按其事唐內侍省有品官白身二千九百三十二人昕許斤翻

盧坦曰陛下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繼往豈大臣

不足信於品官乎臣請先就黜免上召泰昕還還音旋又

如五月前行營糧料使于臯暮董溪行營謂前討恒州行營

坐贓數千緡敕貸其死臯謨流春州溪流封州行至

潭州並追遣中使賜死春州漢合浦郡高涼縣地隋為高涼郡之陽春縣唐置春

州京師東南六千四百四十八里封州至京師水陸四千五百一十里潭州古長沙郡晉置湘州隋改潭

州京師南二千四百四十五里權德輿上言以為臯謨等罪當死陞

下肆諸市朝何晏曰已刑而陳其誰不懼法不當已尸曰肆朝直遙翻

赦而殺之溪晉之子也董晉相德宗後鎮宣武薨于鎮庚子以金

吾大將軍李惟簡為鳳翔節度使李惟簡惟岳之弟也隴州地

時吐蕃界極
於平涼清水
故隴州與葷
壤

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

伺相 吏翻

更入攻抄

更工衡翻 抄楚交翻

人不得息惟簡以為邊將當謹守備蓄財穀以待寇

不當覩小利起事盜恩

生事邀功竊取 官賞是為盜恩

禁不得妄入

其地

禁妄入 吐蕃界

益市耕牛鑄農器以給農之不能自具

者增墾田數十萬畝屬歲屢稔

屬之欲翻屢良 遇翻又如字

公私

有餘販者流及他方

賜振武節度使阿跌光進姓

李氏

六月丁卯李吉甫奏自秦至隋十有三代

吉甫

所謂十三代以秦漢魏晉宋齊梁陳北魏北齊周隋為數也

設官之多無如國家

者天寶以後中原宿兵見在可計者八十餘萬

見賢 遍翻

其餘為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

賈音古

是常

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也今
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三百餘縣或
以一縣之地而為州一鄉之民而為縣者甚眾請敕
有司詳定廢置吏員可省者省之州縣可併者併之
入仕之塗可減者減之又國家舊章依品制俸官一

品月俸錢三十緡

永徽之制一品月俸八千開元二
十四年令百官防閣庶僕俸食雜

用以月給之摠稱月俸
一品為錢三萬一千

職田祿米不過千斛

唐初給
一品職

田六十頃
祿七百石

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

自兵興後
權臣增領

諸使月給厚俸比
開元制祿數倍

大歷中權臣月俸至九千緡州無

大小刺史皆千緡

新志云權臣月俸有至九十萬
者刺史亦至十萬即此數也常

衮為相始立限約事見二百二十五卷李泌又量其

閑劇隨事增加事見二百三十三卷德宗時謂通濟

理難減削然猶有名存職廢或額去俸存閑劇之間

厚薄頓異請敕有司詳考俸料雜給量定以聞按常衮為

相增京官正員及諸道觀察使都團練使副使以下

料錢李泌為相又增百官及畿內官月俸復置手力

資課歲給錢左右衛上將軍以下又有六雜給一日

糧米二日鹽三日私馬四日手力五日隨身六日春

冬服私馬則有芻豆手力則有資錢隨身則有糧米

鹽春冬服則有布絹絁綿射生神策大將軍增以
鞋州縣官有手力雜給錢李吉甫請就加詳校而量定之也於是命給事中段平
仲中書舍人韋貫之兵部侍郎許孟容戶部侍郎李
絳同詳定秋九月富平人梁悅報父仇殺秦杲自

詣縣請罪。敕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禮記曰父之讎不與共戴

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

此異同。固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都省尚書都省職方

員外郎韓愈議。以為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不許

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

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

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斷丁亂翻而

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

事發具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處昌呂翻則

經律無失其指矣。敕梁悅杖一百。流循州。循州古龍州縣地舊

志至東都四千八百里加東都至京師道里從可知也

甲寅吏部奏準敕併

省內外官計八百八員諸司流外一千七百六十九

人黔州大水壞城郭黔音禽又其觀察使竇羣發

溪洞蠻以治之黔中觀察使領辰錦施叙獎夷播思費南溪溪等州又有羈縻州五十大

率皆溪洞蠻也治直之翻督役太急於是辰淑二州蠻反叙州本

授二年改沅州開元十三年以沅原聲相近復為巫州大曆五年更名叙州考異曰舊傳作辰錦二州

今從實錄羣討之不能定戊午貶羣開州刺史開州治開江縣因縣

各州京師南一冬十一月弓箭庫使劉希光唐內

使弓箭庫使在下受羽林大將軍孫濤錢二萬緡為求

方鎮濤神六翻事覺賜死事連左衛上將軍知內侍

目錄辰敘
州蠻張伯
請反

省事吐突承瓘丙申以承瓘為淮南監軍上問李絳

朕出承瓘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上曰

此家奴耳曷以其驅使之久承瓘事帝於東宮故假以恩私

若有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去羌呂翻十六宅諸王

既不出閣考異曰新李吉甫傳作十宅按舊紀自

開元以來皇子多居禁中詔附苑城為大宮分院而

處號十王宅中人押之就夾城參天子起居其後增

為十六宅舊史曰開元於安國寺東附苑城為大宅

分院而居號十王宅十王謂慶忠棣鄂儀穎永榮延

濟其後盛儀壽豐恒梁六王又就其女嫁不以時選
尚者皆由宦官率以厚賂自達李吉甫上言自古尚
主必擇其人獨近世不然十二月壬申詔封恩王等

六女爲縣主委中書門下宗正吏部選門地人才稱

可者嫁之

稱尺證翻

己丑以戶部侍郎李絳爲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

考異曰舊傳曰吐突承瓘恩寵莫二一是歲將用絳爲宰相前一日出瓘爲淮南

監軍翌日降制以絳同平章事新傳曰絳所言無不聽帝欲遂以爲相而承瓘寵方盛忌其進陰有毀短

帝乃出瓘淮南監軍翌日拜絳同平章事今據實錄出承瓘至絳入相五十四日舊傳云翌日誤也李

吉甫爲相多修舊怨上頗知之故擢絳爲相吉甫善

逢迎上意而絳鯁直數爭論於上前

數所角翻

上多直絳

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

閏月辛卯朔黔州奏辰

淑賊帥張伯靖寇播州費州

淑音叙

試太子通事舍

人李涉

唐太子通事舍人屬右春坊貞八人正七已即下掌導官臣辭見承令勞問此職事官也若

吳云光順門在大明宮內西閣後

此元李作北

李涉則知上於吐突承璀恩顧未衰乃投匭上疏稱

承璀有功希光無罪承璀久委心腹不宜遽弃知匭

使諫議大夫孔戣見其副章詰責不受涉乃行賂詣

光順門通之殘渠龜翻武后垂拱四年置匭四枚共為一室列於朝堂東方木位主春配仁

色青仁者以亭育為本以青匭置於東方火位主夏色

赤配信信者風化之本以丹匭置於南方有能正諫論

時政得失者投之銘曰招諫匭西方金位主秋色白

配義義者以斷決為本以素匭置於西方有欲自陳抑

屈者投之銘曰申冤匭北方水位主冬色玄配智智

者謀慮之本以玄匭置於北方能告以謀智者投之銘
曰通玄匭以諫議補拾充使於朝堂知匭事每日所
有投書至暮並即進入其詣光順門進狀者閣門使
收而進之宋朝改知匭使為理檢使宋白曰光順門
外即昭慶門

匭居洧翻 戣聞之上疏極言涉姦險欺天請加顯

戮戊申貶涉峽州司倉

峽州古夷陵地蜀置宜都郡梁置宜州後魏改拓州取開

拓之義周武帝以州扼三峽之口改曰峽州

涉渤之

兄李渤時隱戮巢父之子也

孔巢父死於李懷光之難

辛亥惠

昭太子寧薨

寧立為太子見上卷四年三月

是歲天下大稔米斗

有直二錢者

辰壬

七年春正月辛未以京兆尹元義方為廊坊觀察使

初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託於承璀擢義

方為京兆尹李絳惡義方為人故出之

惡烏路翻

義方入

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廊

坊專作威福欺罔聰明上曰朕諳李絳不如是

諳烏含翻

明日將問之義方惶愧而出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

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

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唐人謂同榜進士且為同年至今猶然且

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

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况同年乎避

嫌而弃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朕知卿必不

爾遂趣義方之官趣讀曰促振武河溢毀東受降城東受

降城瀕河河溢故毀城三月丙戌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

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樂音洛下同李絳曰漢文帝時兵

木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不可

謂安見十四卷漢文帝六年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

餘州大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唐六典烽候所置大率三十里

若有山岡隔絕須逐便安置得相望見不必要限三十里其逼邊境者築城而置之每烽置帥副各一人

其放烽有一炬兩炬三炬四炬隨賊多少為差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

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為樂哉古

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為

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上嘗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

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

而信他人是使姦臣得乘間弄威福間古政事不理

職此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

苦口
卷四
陷
李絳傳

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

皆懷祿偷安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邪卿輩宜用

此為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

也李吉甫常言人臣不當強諫左傳宮之奇之為人

德明音義曰彊其良翻又其兩翻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

臣當犯顏若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為忠上

曰絳言是也吉甫至中書卧不視事長吁而已李絳

或久不諫上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受邪將無事可

諫也李吉甫又嘗言於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

偏廢陛下踐阼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

惰懈古隘翻怠也願加嚴以振之上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

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

父子乎上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上峻刑又數

日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

乎皆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

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上以于頔峻刑之言為姦故吉甫愧前之失言

夏四月丙辰以庫部郎中翰林學士崔羣為中書舍

人學士如故庫部郎掌戎器鹵簿儀仗屬兵部上嘉羣謹直謹音黨命

學士自今奏事必取崔羣連署然後進之羣曰翰林

舉動皆為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之

長長知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固不奉詔章三上

上時上乃從之五月庚申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

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

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

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設為法制以招撫流亡之民其意似恐朝

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為

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

是也國以人為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

邪復扶朕適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賦上嘗與

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治直日盱暑甚汗透御服宰

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

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

倦也

為理猶言為治唐避高宗諱改治為理處昌呂翻樂音洛

六月癸巳司徒

同平章事杜佑以太保致仕秋七月乙亥立遂王

宥為太子更名恒

更工衡翻恒戶登翻

考異曰舊

異惠昭太子薨議立儲副承璀獨排羣議屬澧王欲以威權自樹賴上明斷不惑承璀傳曰八年欲召承

璀還乃罷絳相位承璀還復為神策中尉惠昭太子薨承璀建議請立澧王寬為太子憲宗不納立遂王

宥崔羣傳曰憲宗以澧王居長又多內助新傳亦曰惠昭太子薨承璀請立澧王不從据實錄六年十一月承璀監淮南軍閏十二月惠昭太子薨明年承璀

乃召還而新舊傳皆如此穆宗卒以此殺承璀蓋憲宗末年承璀欲廢太子立

恒郭貴妃之子也諸皇子

澧王寬長於恒長知上將立恒命崔羣為寬草讓表

為干偽翻羣曰凡推已之有以與人謂之讓推吐遂王嫡

子也寬何讓焉史言崔羣力為憲宗言上乃止八

月戊戌魏博節度使田季安薨初季安娶洛州刺史

元誼女元誼奔魏見二百三十一生子懷諫為節度副

使新志節度副使在行軍司馬之下節度副大牙內

兵馬使田興庭玠之子也田庭玠見二百二十有勇

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淫虐與數規諫數所軍中賴

之季安以為收眾心出為臨清鎮將將欲殺之將欲

興陽為風痺痺必至翻灸灼滿身灸居又翻乃得免

日錄李吉甫請乘間討魏博

季安病風殺戮無度軍政廢亂夫人元氏召諸將立

懷諫為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考異曰論事集作十一今從實錄

及舊傳遷季安於別寢月餘而薨召田興為步射都知

兵馬使辛亥以左龍武大將軍薛平為鄭滑節度使

欲以控制魏博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與兵

討之李絳以為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

陳不可不用兵之狀上曰朕意亦以為然絳曰臣竊

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

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已故也開古諸將勢

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

泄欲獨起為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既

重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奪

此以為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

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固矣帥所類翻粗坐五翻今讀從去

聲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斷丁亂翻軍府大權必有

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則鄰日分

兵之策適足為今日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為屠肆謂舉

家見屠骨肉分裂若屠家之屠羊豕然掛肉於柝以為列肆則悉為俘囚矣何煩

天兵哉謂之天子之兵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鄰道所惡莫

甚於此惡烏路翻彼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則立為鄰道

案說文擿
碎切薑蒜為之
誤

所擿^{與與同}粉矣擿與與同故臣以為不必用兵可

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

選練士馬以須後敕須待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

有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

機會仲竹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

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為恭順矣

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它日吉甫復於

延英盛陳用兵之利復扶又且言芻糧金帛皆已有

備上顧問絳顧迴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恒州

恒戶四面發兵二十萬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

天下騷動所費七百餘萬緡訖無成功為天下笑

吐謂

突承璫討王承宗也

今瘡痍未復人皆憚戰若又以敕命驅之

臣恐非直無功或生它變况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

白願陛下勿疑上奮身撫按曰朕不用兵決矣

撫拍也

考異曰新吉甫傳魏博節度使田季安疾甚吉甫請任薛平為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洛因圖上河北險要所在帝張於浴堂門壁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卿料矣按憲宗竟用李絳之策不用兵而魏博平不如絳曰陛下雖有是言恐退朝之新傳所言今不取

後復有熒惑聖聽者上正色厲聲曰朕志已決誰能

惑之絳乃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既而田懷諫幼弱

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

數所角翻

衆皆憤怒朝命久不至朝直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

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興而拜環音請為留後興驚仆

於地衆不散久之興度不免度徒乃謂衆曰汝肯聽

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

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

人遷懷諫於外代宗廣德元年田承嗣帥

浙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八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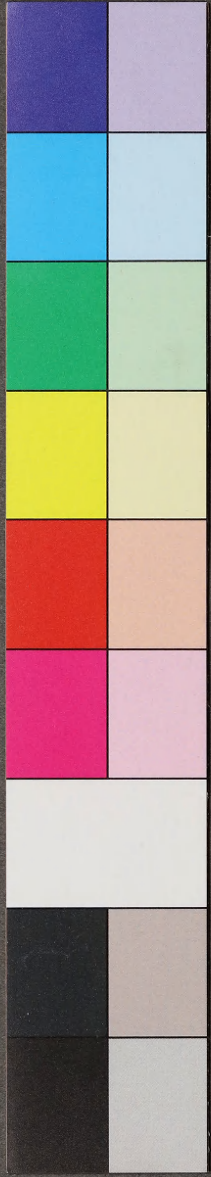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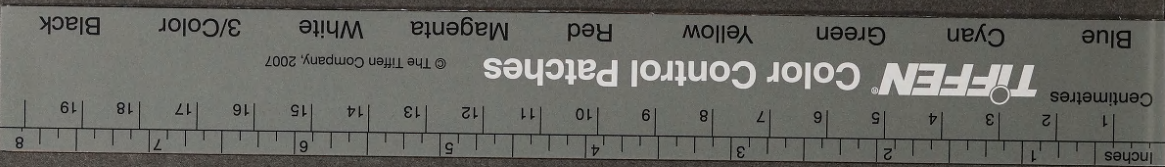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乙 登記號：002134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